眉叟先生年譜

單

眉叟許先生世系圖

許氏本駕洛國首露王之後也新羅末有諱宣文年九十餘事高麗太祖以餽餉功封爲孔巖村主子孫遂爲孔巖之族

遠祖	宣文	孔巖村主
二世	子玄	尚衣局奉御追封少府監少卿
三世	子元	檢校禮賓省卿行內史舍人知制誥太子司議郎宋眞宗咸平元年高麗穆宗元年
四世	子正	太子太保行尚書禮部侍郎配江陵郡夫人濵州金氏父追封軍器
五世	子載字壽康	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戶部尚書致仕配廣平郡

戊戌乙科及第

六世
子純
同知樞密院事工部尚書宋徽宗征和四年高麗睿宗九年甲午四月白嚅榜丙科及第配鎰川郡君白

七世
子利涉
典廐令直史館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高麗毅宗十二年戊辰五月金正明榜同年進士及第配晉州鄭

八世
子京
檢校尚書省左僕射行禮部省少卿知制誥宋孝宗淳熙三年高麗明宗六年丙申八月秦幹公榜乙科

九世
子遂
銀青光祿大夫樞密院副使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承旨致仕宋寧宗嘉靖十二年高麗高宗六年己卯

十世
子琪 字韞匱
匡靖大夫僉議府中贊修文殿太學士謚文敬配享忠烈王廟庭高麗高宗四十五年戊午張文漢榜丙

君京山李氏父檢校太子太保行將作監監堅壽

州趙氏父金紫光祿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康懷公仲璋

十一世

子冠

奉承郎版圖司佐郎追封匡靖大夫僉議府贊成事右文館大提學元大德七年高

氏父朝議郎尚書知源

十二世

子伯

宣授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高麗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四人及第配仁州李氏父閤門通事舍人惟實

十三世

子絅

敕授征東等處儒學提舉正順大夫密直司知申事忠肅王後五年丙子南宮敏榜

全仲龍榜五人及第配新定郡大夫人朴州張氏父閤門祗候克友

十四世

子錦 字在中 號埜堂

奉翊大夫典理司判書進賢館提學元順帝至元六年高麗忠惠王後元年庚辰生

科二人及第配鈴平郡夫人坡平尹氏父金紫光祿大夫政堂文學文平公克敏

十五世

子愭 字原德 號梅軒

判奉常寺事贈正憲大夫吏曹判書知義禁府事

大明太祖洪武十四年

麗忠烈王二十九年癸卯朴理榜丙科一人及第配礪良郡夫人礪良宋氏父上護軍樂浪郡公良縠公玢

十六世

子扉 字閑邪

中直大夫襄陽都護府使 贈崇政大夫

事謚文正高麗忠肅王四年丁巳洪義孫榜及第配辰韓國大夫人東萊鄭氏父奉順大夫判都津寺事惟義

十七世

子薰 字子芳

通訓大夫行陝川郡守 贈崇祿大夫議

及第配貞信宅主竹州朴氏父推忠翊戴功臣慶源君文康公遠

十八世

子瑗 字德器

義盈庫令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配 贈貞

恭愍王六年丁酉廉興榜及第配成安郡夫人原州元氏父忠勤贊化功臣政堂文學文定公松壽

十九世

子磁 字南仲 號東崖

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配貞敬夫人全

辛禑六年庚申李汝良榜國子試配貞夫人安東權氏父大司憲王重貴祖王煦二子扉樞

二十世

子檀 字士牙 號松湖

以行誼除典艦司別提 贈崇祿大夫議

議政府左
贊成兼判
義禁府事
配貞夫人
全義李氏
父資憲大
夫中樞院
事孝靖公
貞幹四子
蓀薰芝薾

二十一世

子喬字維嶽
通訓大夫
抱川縣監
贈議政府領
議政大
明穆宗隆
慶元年丁

政府左贊
成享年五
十七配
贈貞敬夫
人固城李
氏寶文閣
云老孫二
子珉瑗

二十二世

子穆字文父
號眉叟
又字和父
又曰熙和
乙未生
肅宗大王乙
卯大拜壬
戌終壽八

夫人善山
金氏節制
使粹
溫女

二十三世

子翾

州李氏父
國族澄波
守終巖讓
寧大君禔
曾
孫

二十四世

子恦
縣監

子惇

政府左贊
成配贈
貞敬夫人
晉州姜氏
司勇復女
文良公希
孟玄孫慕
齋金安國
外孫三子
喜亮喬

二十五世

子溥子楨

子汲系子檝

子湜子權

子淹系子果

子洞子檀

卯八月二十一日生
仁祖大王十年壬申卒
壽六十六
配贈貞敬夫人羅州林氏禮曹正郎悌女節度使晉孫月城府院君金萬鈞外孫
三子穆懿舒

十八賜諡文正
配貞敬夫人全州李氏完善君義傳女領議政文忠公完平府院君元翼孫
丁酉生癸巳終壽五十七
三子翊翽翮翿
出爲同宗青山公晭后

女尹昇离
子翽 縣監
女鄭岐澈
子翿

子愿
系子忭
子恬

系子淸 系子奠
子混 子杓
子淸 出系
子浹 子攀
子滏 出系 有系子
子鉦 出系 子璋

二十六世

子楨

二十七世

子碬 繕工監役

二十八世

庶女鄭履道

庶女李濵

子倬

二十九世

子忭 出系

子愉

子怡

子儁 蔭縣監 文大司諫

三十世

子澍 子桓

子翼 系子宓憲

子塤 子寔寯

子埰 出系子宓寯 子察 生員教官

子楫
子權
子杲
子檀

子[石+允]
子砇
子磬 出系
子磧
子礎
子碗

子偃
系子佺
系子健
子侮 進士
子儉
子佶

子[山+對]
子崧
子[山+甬]
子[臼+山] 生員
子[與+山] 出系
系子[與+山]
子屹
子岦

子墩 子宝
子增 謇 系子
子燾 子審
子逵 子宏
子珽 出系
子達 子棨
系子璡 子宨
子璡 出系

子桌

子杓

子攀

系
子磬

子磊

子破

子佺
出系

子儥

子侃

子德

子峋

子崑

子岌

子岱

子嵱

子嶔

系
子坪

子玉
夭

子璹
子寀

子懿
子寓

子墉
子賓

子墣
子定

子塾
子容

系
子喆
子宏

子琢

子桓

子砬　子礁　子磷

子倪 出系　子侁　子仁　系子俔　子侖

子客　子岐　子昔　子岏　子徵 蔭監役　子崿　子嶰

子奎 子[illegible]　子喆 出系　子豎 子[illegible]　子培　子珪 系子[illegible]　子璟　子[illegible] 家 子[illegible] 進士

三十一世

三十二世
子硃

三十三世
子會
子翕
子偲

三十四世
子崨
子巃
子嶑
子嶬
子嵛
子嵱
子岃
子嶂

三十五世
子墰 子安
子坊
子墢
子壞
子琥 子完
子堡 出[illegible]
系 子堡

子宓

子憲 進士

子寔

子寓

子察

子宝

子謇

子審

子近 系

子近 出系

子道

子邁

子遼

子追

子述

子逸

子宏 子策 子蚝 子寮 子寓 子寅 子容 子憲 子鶴 子㝡

子選 子運 子進

子英

子甯
子宖
子寇
子寥
子安
子完

眉叟許先生年譜卷之一

宣祖大王二十八年乙未 萬曆二十三年 十二月十一日己酉寅時先生于漢陽之彰善坊 有文在手曰文在足曰井先生寫影自贊曰矐而頎凹頂而鬚眉握文履井恬而顒自序云有文在手曰文自字曰文父眉長過眼別號曰眉叟

戊戌 先生四歲時倭寇新退 天朝將士皆集京城先生保媼負先生往觀之有一華人撫之嘆曰小國乃生此大人

癸卯 先生九歲始入學 先生始讀書不百遍不成誦甫一卷畢文義無滯

甲辰 先生十歲肄業于教官 先生已樂聞前言往行有志於聖賢之學挾冊往來街路步履甚重目容甚端

己酉 光海元年○先生十五歲 從議政公于陽城任所

庚戌先生十六歲從議政公于高靈任所議政公自陽城移拜

癸丑先生十九歲聘夫人李氏完善君義傳之女文忠公元翼之孫也文忠公敬重先生或朝退倦臥見先生必起而冠帶常日他日居吾座者必此人也

甲寅先生二十歲常於稠坐中遇漢人之相者一坐爭問先生獨拱默無所問

乙卯先生二十一歲四月長子翊生○學禮弓於葱山鄭彥嘗先生

丁巳先生二十三歲從議政公于居昌任所縣有文茅溪緯先生數就見尊敬之茅溪亦甚重先生不敢以年少待之趙龍洲絅亦寓居縣境從遊甚相樂焉○與從兄觀雪先生往謁寒岡鄭先生于星州師事之○遊德裕山有記

己未先生二十五歲從議政公于山陰任所議政公自居昌移拜龍洲每與先生會

山寺

庚申 先生二十六歲 正月寒岡先生卒爲之加麻○四月赴寒岡先生葬 有哀詞

辛酉 天啓元年○先生二十七歲 正月長女生 適尹昇离

仁祖大王元年癸亥 先生二十九歲 從議政公于任實任所

甲子 先生三十歲 寓居廣州之牛川 入紫峯山中讀書經遠近學者多從遊○先生自見時習八分古文篆至是體格俱成

丙寅 先生三十二歲○是年有 啓運宮之喪儒臣朴知誠倡追崇之議先生時爲東學齋任以逢君亂禮罰知誠于儒籍 上命停先生舉後雖解罰仍不赴舉

丁卯 先生三十三歲 二月奉母夫人避亂于嶺西之平康 時清兵迫平山

車駕幸江都三月約和還九月山

戊辰崇禎元年○先生三十四歲在牛川正月仲子翩生○作激論時[illegible]

生在紫峯山中

己巳先生三十五歲五月作抽懷賦○十月遊關東作翠屛記○過驪江作[illegible]

遊賦訪孝子金萬鎰

庚午先生三十六歲在彰善坊

辛未先生三十七歲從議政公于衿川任所○十月季女生適[illegible]

月令考證成

壬申先生三十八歲從議政公于抱川任所議政公自衿川移拜十二月丁

議政公喪議政公病革先生不脫衣帶晝夜扶侍藥餌必嘗而後進醫言當用蟾時方隆冬先生[illegible]

誠得之議政公嘆曰此乃孝感也臨終作詩曰孝子誠心深過海西山迫日急於帆未成下句而卒先生哀毀甚啜粥至暮始進蔬食水飲猶不食稍非時見于母夫人未嘗入中門

癸酉先生三十九歲二月葬議政公于漣川先塋先生每月上墓不以寒暑廢望塋悲號返亦如之如是終三年

乙亥先生四十一歲書完平李文忠公墓碑文忠公有遺命托先生至是先生雖在憂服中書焉二月服闋每日晨昏謁家廟省大夫人食時必在視所進之饌退而讀書日中亦如之

十二月季子翻生

丙子先生四十二歲十二月避兵于嶺東清兵猝迫上入南漢時先生在漣川而母夫人適在京城仲弟所先生聞變藏祭器書籍托家廟妻子于宗人青山公䀹令入東峽先生身向京城道聞仲氏已奉母夫人南下還向漣川由安峽路而東十餘日遇青山公於平康之三陽

丁丑先生四十三歲正月在嶺東○二月至江陵聞江都陷沒南漢解圍有感涕作 三月至原州觀雪公家入圻甸省墓還至原州 四月逾鳥嶺還尙州哭蒼石李公埈十二日始達定寧母夫人所周行凡三千數百里有丙子日記略載南漢江都事首末

戊寅先生四十四歲在定寧旅托南中凡十餘年雖在流離顚沛之中沉潛墳典講論不懈○定寧墓義村有先生燕息釣遊之所 二月爲文祭旅軒張先生顯光

己卯先生四十五歲在定寧○秋刪龜巖李公禎遺稿有跋

庚辰先生四十六歲在定寧序文叢手抄諸子百家語五十卷名曰文叢 撰龜山祠碑李龜巖祠 九月遊智異山有青鶴洞記 遊天冠山有記

辛巳先生四十七歲寓居于泗川又移昌原之甘界在泗川觀刀石有泛海錄○泗上諸生謀築室以留先生辭而去之昌原昌原卽先生先世別業也遊月影臺有記

壬午先生四十八歲在昌原正月遊宜寧孝雲庵道聞桐溪鄭公之喪嘆曰天喪斯文矣豈但邦國之殄瘁哉作文以悲之

癸未先生四十九歲在昌原

甲申大明亡先生五十歲東遊海濱至陶山謁尚德祠後有陶山祠記

乙酉先生五十一歲寓居漆原自昌原移居二月入圻甸省墓五月南還○九月挈家北還

丙戌先生五十二歲正月往金海謁首露王及太后墓時觀察使許積立標石屬先生記陰夏入京哭長女壻尹昇爲有墓銘十月在宜寧○十二月還漣上

丁亥先生五十三歲七月丁母夫人喪于宜寧先生以親老遠離千里奔喪爲終天

之痛哀毁尤至三年之內一如初喪鄉里爲之感泣九月奉喪逾嶺十月達于漣上十二月乙巳葬于議政公墓西

戊子（先生五十四歲）居憂錄成

己丑（先生五十五歲）二月經禮類纂喪禮成（自冠婚喪祭朝聘燕射巡狩征伐學校養老以至邦國王朝士大夫禮附焉凡十卷）五月　仁祖大王昇遐○六月與觀雪先生議國恤私喪之禮（有答問諸書）七月過祥禮往哭外舅完善君喪于廣州（完善之喪先生在憂服中故至是始往哭）十月答觀雪先生殤喪祥祔之禮

孝宗大王元年庚寅（先生五十六歲）正月授　靖陵參奉（其薦目曰博學能文高尚其志○李夫人謂先生曰吾家先相國非不欲子之仕也賢子之志故終莫之強也先生曰諾然不

仕無義供職一月即謝去

辛卯 先生五十七歲 撰六臣疑塚碑○十月除內侍教官 上請書付標疑處頻使小官來問

壬辰 先生五十八歲 二月謝病歸漣上○三月南遊 覲從侄是時禮於鎮岑自龍岸踰六十嶺觀藥巖松溪之勝入葛川觀葛川瞻仰堂兩賢舊居入古縣訪桐溪舊居轉至空寧仲弟家留數月往泗川書龜巖碑及仲嫂李宜人墓表 六月北歸 路由居昌鄭岐胤及五六士子追送于三峯寺有題名記 傳江右三絕行 文繼達權乙東萊嫗

癸巳 先生五十九歲 二月夫人李氏卒 四月己未葬于漣上

甲午 先生六十歲 桐溪鄭文簡公 蘊 行狀成○撰被隱李文靖公 稿 畫像記○撰安文成公 裕 閭表碑○往坡山書坡

谷李忠簡公誠中碑

丙申先生六十二歲正月除朝奉大夫造紙署別坐○六月陞工曹佐郎尋謝歸漣上○八月除龍宮縣監謝 命不赴

丁酉先生六十三歲七月復除工曹正郎遷司憲府持平有 召命不就○八月復拜持平有 召命再疏辭不 許謝 命後入 對謝 命日即 命引見先生入對 上曰待已久矣何不即來對曰 召命屢下而臣不敢當也 上曰欲用在外之人何以固辭對曰臣才稟庸魯又無學術而虛名誤徹 恩命至此何敢當也 上曰年幾何對曰犬馬之齒六十三也 上曰自鄉上來願聞鄉曲之言對曰近來人心風俗散亂極矣臣愚以爲君德爲本君德修於上內則內治正宮禁嚴外則百官奉法朝廷嚴肅下民知所畏敬人心風俗之變在此也 上曰然人君不可獨爲必欲召用在外之人亦此意也 上辭疏兼陳君

德政弊 疏畧曰天下之事有兩端是與非而已是出於公非出於私國之治亂興亡係此二者今之大
小恬嬉百事廢弛其弊實出於私盛而公廢也人心苦
甚治亂之表禎祥妖孽治亂之影近者變怪之出殆無
歲無之或月有之或日有之此何影也無非人事極亂
有以致之豈不大可懼也仍歷陳君德闕遺時政得失
千餘言 答曰疏辭無非憂國愛君之誠言甚切實暢
然而懼忻然而悅再三嗟賞不已也可不體念焉爾其
勿辭察職以副朝廷之意 上以新從鄉來必艱乏
特賜食物又上疏辭曰臣自有當受之祿何至 別賜
恩典以私一臣哉乞 收
成命 答曰勿辭領受 十二月辭遞旋拜司僕寺主
簿謝 命尋歸遞上

戊戌 先生六十四歲 正月除持平辭不赴○三月付副司直旋拜
持平辭不赴○四月付副司直○五月進階奉正除持
平赴 召 前後疏凡十九上其中陳弊疏一應 旨疏一陳戒疏一秋陳疏遞請以子婚

有扶餘之行 記三賢祠姜太師邯贊徐掌令甄及李文忠公元翼弁享

己亥先生六十五歲正月陞掌令有 召命行到楊州陳疏而歸

○四月又以掌令赴 召上辭疏因論君德疏略曰臣聞天道尚剛日月尚明君道體天御世統治明與剛而已明則不惑剛則不倚一有私意間之則邪孽易乘群枉並至明有所蔽而執德不剛也可不懼哉 殿下爲國必自身始正家以訓于四方毋私於燕昵毋惑於譽譑毋苟從於小利毋自滿於小成恭儉禮讓毋驕矜以自用常以戒懼爲心 上王几銘其序曰昔殿湯作盤銘周武王命百官箴王闕此湯武之盛德也臣年迫老死獻忠無日作王几銘雖筆力老衰必自寫以進出於眷眷之忠伏乞 聖明不以人廢言深思而勿棄也其銘曰戒之哉君惟 元首作民父母小民無親懷于有仁保民者昌勝民者亡警戒不怠于德于義毋逸豫于位治道不墜尚有典刑祗哉日強樂不可窮欲不可縱偏喜佞之階獨怒讒之媒貨不可去貨聚則民散兵不可忘兵勝則乃亂莫謂無傷其禍將長莫謂無害其禍將

大亊不思愼亂之兆也忿不思亂禍之招也天命無常常與有德德惟善政政治者民服政亂者民不服況一言而善千里之外應之一言而不善居室之內違之戒之哉時有議開遼左之役故以此諷之**上疏言事**其一言屯田之弊其二言市肆之弊疏入 上命立罷屯田且令列肆皆從國初定制未幾洪重普白 上以爲列肆改易市民不便事遂 上禮待甚寢後月 上昇遐屯田亦不罷 **歸遼**上優每進對輒不名每呼以官名旣歸猶未遂職**五月 孝宗大王昇遐赴闕哭臨**○

上疏論喪禮 疏略曰斂殯大節所以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者也今有 梓宮改作之變禮而上漆一節出於旣殯之後喪大記曰君殯用櫕輴至于上畢塗屋貴賤皆帷帷者尚幽暗也所以之幽之義也今寶器不陳羽葆不舉無聲三啓三之節而啓 殯無節每間日一漆殯禮未成三十餘日臣恐所以奉 先王之道必誠必信者反不得盡於禮也古者漆棺無常數檀弓曰君卽位而爲椑歲一漆藏焉椑者杝棺也然則湯在位十三年杝棺十三漆武王在位七年杝棺七漆今 梓宮上漆雖不準長生古制比之湯武之椑則已

厚矣然於 聖上自致之至意不欲以違制而遽已也
臣愚以爲外梓宮上涑不限以常式如今日 梓宮之
涑因山之前日月尚多得積涑堅厚則甓甓者實內外
無異也禮無未安之憾而惟殯尚幽之義得矣 荅曰
所陳之事當採施焉

與府僚論啓諸道御史催還之失

啓略曰凡奉 命出
使遭 國恤之變者必於竣事之後復 命於殯殿禮
也今 諸道暗行之臣未及竣事而禮曹催還連續入來
當初 大行大王發遣之意夫豈尋常今若仍置則此
棄 先王之命於草莽也豈非未安之甚者乎請禮曹
當該堂上推考亟 命諸道御史未還者竣事復 命

啓請方喪復古

啓略曰方喪復古之
請既蒙 允許而大臣持難竟不施行今 國制已不
得禮經之制追改〻節不可以受服爲拘此先儒已言
之也三代之禮雖缺如喪服四制喪大記檀弓周典宗
伯所職經文可據而朱子君臣服議參酌古今禮節完
備今更參入時王之制可以無盡得宜往往古今異制
可疑可碍者博考商確變通而推行之則足以傳之後
代 永爲禮令夫修廢禮正邦典實爲新化之所先也
請 命禮官據禮熟講令大小臣庶得盡方喪之制六

月遞付副護軍○七月歸漣上○八月進階中訓除掌樂院正不就○九月除掌令赴 召○ 大行大王葬寧陵(參東郊哭班)十月辭歸漣上○十一月進階中直除掌令不赴遞付副護軍○十二月除尚衣院正

顯宗大王元年庚子(先生六十六歲)正月謝 恩入 侍經筵十二五日晝講中庸首章至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講畢先生進曰帝王之喜怒與匹夫之喜怒不同喜過則流入於豫怠怒過則有急酷之弊因此賞罰不中四方失望一事雖細天命人心之去就實係於此宋浚吉曰許某讀書人所言極是請留心採聽焉先生復進曰臣前後五入國事頹敗漸不如初自 殿下臨御以來庶事之懈弛尤甚臣妄慮若此不已終必至於無可奈何之地記曰政亂民散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此出於君道不[illegible]私枉恣行紊亂無法至於此極妖孽者人事之影災異百出不足怪也 聖明收用人材至於鄉曲小譽無不

畢用而百職廢墜日以益甚　朝廷有用人之名而無
用人之效臣竊恠之　先王收舉人材未及盡用奄
棄群臣此後之責實在　殿下臣年迫老死事　殿下
無日今日所進實垂死之言也浚吉曰此人每欲決歸
請誠心　勉諭　翌日　召對進講通鑑隋記至治書侍御史李諤上書禁文體浮薄先生進曰諤
此言非也　上曰何也對曰一時政刑治體發於聲音
著於文章故古人聽其言而知其政見其文而憂其時
諤不知此不治其本而欲禁其末不亦左乎　殿下欲
變當時之文體躬勉忠信敦樸之義　朝廷有忠信敦
樸之政四方不令而從矣二月拜掌令○三月入侍經筵二十九日晝講
大學衍義格物致知章先生進曰心與物有相感通之
理未及畢辭　上問象山之學何如先生曰象山專主
上達天理不言下學人事故入於異端非但象山之弊
爲然後來無實之學皆然古人教人一以人事爲先千
言萬語皆諄諄於人事之則故孔子之門得聞性與天
道者惟顏子子貢輩數人而今之學者徒擬古人餘語
好爲高遠之言不求於人事之切實故能言者遇事多
踈漏乃進曰心與物相感通之理臣旣發端請畢其說

殿下以公正無私臨羣臣羣臣亦以公正無私事殿下殿下一有私意在心臣下或以私意迎合相感通之理亦可見於此矣此理甚明

上疏請追正己亥喪服之誤

疏略曰儀禮注疏喪服斬衰章父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鄭玄曰不言適子通上下也亦言立嫡以長釋曰言長子通上下則適子之號惟據大夫士不通天子諸侯言太子亦不通上下亦言立嫡以長者欲見適妻所生皆名適子第一子死也則取適妻所生第二長者立之亦名長子若言適子惟據第一者若言長子通立適以長故也齊衰章母爲長子疏曰子爲母齊衰母爲之不得過於子爲己故亦齊衰也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鄭玄曰不敢以己之尊降祖禰之正體也適適相承謂之正體乃得爲三年衆子承統者同立庶子爲後謂之體而不正不得爲三年妾子故也昭顯既早世 孝考以 仁祖第二長子既已承 宗廟 大王大妃爲 孝考齊衰三年禮無可疑者也今降爲期年夫三年之喪爲父父至尊也爲君君至尊也爲長子爲其當祖禰之正體而又以其將代己爲宗廟主也今 孝考於 大王大妃既爲適子而

又踐祚卽位當正體之尊而其服則與一體而不正不得
三年者等臣不知其何所據也設令第一子死也旣爲
之三年則爲第二長子承重者當服期不見於經文
爲長子傳何以三年疏曰雖承重不得三年有四適子
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曰正體不得傳重
立庶孫爲後曰傳重非正體立庶子爲後曰體而不正
立適孫爲後曰正而不體若經所謂立適以長亦云體
而不正耶不然何以謂爲長子三年也國之大喪事重
禮嚴雖儀則之末且不可紊亂而行禮況三年之重乎
請令禮官儒臣雜議追正喪服之失於禮者　荅曰所
陳　之事當令該曹議處焉○初二宋以爲　大王大妃
爲　孝考不當服三年定行朞年之制及　先生疏出宋
浚吉上劄曰諸大臣之意皆爲我朝典禮實無爲子
三年之制其在古禮倘不十分明白或有他日之悔則
無寧遵用國典之爲愈故　臣亦無異見遂以朞制爲定
矣厥後外議紛然或以爲　大王大妃之於　先大王
當　服三年至有以爲當服斬衰者以爲　貞熹王后之
於　睿宗大王亦服三年云此說之有明據臣不能知
而　祖宗所行果如是也則今日之禮誠有可疑者臣
於此尤不勝瞿然之至今者掌令許某之疏引經據義

論說甚勤臣於此雖不敢索言相難而亦有所不能無疑者蓋儀禮父爲長子通上下而言也若如許某之說設令大夫士適妻所生十有餘子而第一子死其父爲之服三年第二子死其父又服三年不幸第三死第四死五六死皆爲之服三年竊恐禮意決不如此也且註疏旣明言第二適子以下通謂庶子之義而其下文謂體而不正卽庶子爲後者也此庶子以妾子當之果爾則疏家之說前後自相逕庭似無是理竊疑疏所謂第一子死者卽下文所謂適子有廢疾若死而無子不受重不得三年者也第一子之不受重者死則取適妻所生第二長者立之爲後亦名長子不幸而又死則旣不爲第一子服三年故應爲第二爲後者服三年若第一子不至有廢疾無子旣爲之服三年則第二子雖他日陞後而不服三年只服朞卽下文所謂體而不正是也若妾子爲後則雖第一子廢疾無子而死不服三年而亦不爲妾子服三年故上文特言適妻所生以明之臣雖不敢質言而無乃禮意自如是也耶雖然天下之義理無窮文義之見解各異又安可以一槩斷定其然不然云

又上疏進喪服圖疏略曰參賛宋浚吉進劄論喪服之節與臣所論節節相左臣所言

者立適以長之義也所以爲長子三年者以正體於上又以其所傳重也第一子死也立適妻所生第二長者亦名長子而其服在斬衰三年條則所謂既爲第一子斬則爲第二長者不服三年之文經傳不見自第一子至於五六而皆服三年之喻臣不知其所謂也所重者爲繼祖禰之正體也非爲第一子斬也喪服䟽曰適妻所生皆名適子又曰適妻所生第二長者是衆子又曰庶子妾子之號有舉衆子而言者五服圖爲長子斬衰三年爲衆子不杖朞是也舉衆子則庶子在焉衆子長子之弟及妾子女子子在室亦如之謂之衆子未能遠別也有舉庶子而言者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是也舉庶子而衆子在焉以遠別於長子故與妾子同號也非此類適子庶子未嘗同號蓋以喪服傳言之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之服大夫降其庶子適子庶子其分不亂如此而雖承重不得三年註適子庶孫庶子適孫之別一適一庶且甚明自適妻所生不曰皆名適子乎庶子之稱不曰妾子之號乎毋論適子庶子非第一子不得三年云爾則禮經所謂爲長子斬衰三年云爾者爲第一子乎爲正體傳重乎　孝考以　仁祖繼體之適子既已承

宗廟而君一國矣喪不用三年之制降而爲朞則是體而不正之朞歟正而不體之朞歟臣不知其故也臣謹以喪服爲長子斬衰三年期年之制及適子庶子之別條列爲圖以獻本以經傳參以註疏令輕重之分上下之等暸然易曉也 荅曰實錄考出後議處焉乃 命收議大臣領敦寧李景奭議曰當初獻議旣以遵先 王之制爲對矣今者掌令許某以爲非古禮臣不容更有所議而當昭顯世子之喪臣敢以議禮之制陳章 仁祖大王援禮短之今時又異於當時欲辨之則辭說煩亦有所不敢云云領議政鄭太和議曰臣素昧禮文未識定論只據國制以對諸大臣兩儒臣之意亦皆無異矣今見掌令許某之疏多引古禮之文以朞服爲非臣何敢自以爲是復有所獻議乎惟在更詢知禮之臣而處之仍念蒼遑急遽之際未及攷出實錄而 貞憙王后之於 睿宗大王 文定王后之於 仁宗大王已行之制並宜詳考參定云云領中樞沈之源議曰當初服制議定時旣與諸大臣無異不敢更議云云判中樞元斗杓議曰服制 下詢之時與諸大臣循例獻議今見掌令許某疏其所論據皆是經傳明文何敢容他議臣益覺不學無識之害至於此也不勝瞿然之至禮所

謂四種之說皆爲父王爲庶子喪事也非謂母后爲承統主祀之適子降從朞服也臣不可以當初做錯之失而膠固執迷再誤莫重之典禮故敢陳愚賤之見云云

右贊成宋時烈以爲始聞該郎以 大王大妃服制改定事來議也臣以爲必有別樣可據禮律可以句斷前日所疑之說也及見大臣臺臣之論則眞與魏徵昭陵事相類也當初獻議時臣固知有此議禮疏說而其於疏說有未能十分無疑者故以爲輕用可疑之疏說斷定莫重之變禮無寧近從 大明之制猶爲寡過也今者許某之疏引證雖多然其緊要只有二段其一長子死立第二長者亦名長子而服斬也其二立庶子爲後不得爲三年妾子故也臣之所嘗疑而欲知者正在於此而許某之所以爲明證者亦在於此此實愚臣解疑辨惑之時也幸孰大焉夫所謂長子死者不知其死於何等時耶謂已成人而死其父既爲之服斬三年然後又立次嫡謂之長子而其次嫡死又爲之服斬三年耶如此則其於無貳統不貳斬之義何如也耶抑以爲死在幼穉之年而不含不贈不立主其父不爲之服不成爲嫡然後立次嫡爲嗣而謂之長子此長子死則乃服三年耶若果如此則許某之說恐未得爲定論也所謂

立庶子爲後不爲三年妾子故也云者此因疏說而妾子故三字許某自下之說非疏說也夫所謂庶子者固謂妾子也然自次嫡以下則雖人君母弟亦謂之庶子故疏曰庶子妾子之號嫡子第二者同名庶子也然則

孝宗大王不害爲 仁祖大王之庶子也庶非賤稱也乃衆字之義也考諸禮經此類甚多未知此疏所謂庶子者果爲獨指妾子而次嫡以下不與否乎疏家本意旣不敢明知而又無他書之可爲證左此臣所以爲疑者也凡此二段實臣所疑而未敢決者今許某斷然不疑未知只據此疏而知其必然也耶抑有左驗於他書而然耶更詢許某則可知矣盖帝王之家以社稷爲重故古固有舍長立庶者此實聖人制義之大權然其制禮立法之義則未嘗不謹於倫序故文王傳國則舍伯邑考立武王而周公制禮則必眷眷於長庶之辨今之所論只是禮文則當攷周公所制之意可也周公立經子夏傳之鄭玄註之而皆無次子爲長子之說而至賈公彦疏始有此說賈是名儒而又爲黃勉齋收入於通解續則何敢不信然不經程朱勘破則未知其說果如許某之所云乎如或不然則今者斷然行之恐或未安也且疏說旣曰立次長亦爲三年而其下又曰庶子

承重不爲三年此二說自相矛盾故許某必以庶子爲妾子而次長則不與焉今必得次長不爲庶子之明文然後許某之說乃可從也不然則以一時之見率爾斷定不亦重乎且又有一說焉賈疏只言第一子死而不言第一子無後而死則此只是未成人而死者也此正緊要處而今許某之疏似不細考立文之本意而遽然立說然則檀弓之免子游之衰果皆不足恤乎且以人情事勢推之長子雖成人而死而次長皆名長子而服斬則非但嫡統不嚴爲父者一身之上其斬不已多乎父至尊也女子出嫁猶不敢服斬其不貳斬之意截然矣況父之於子乎而旣斬第一子又斬第二子以下而無復限節耶盖許某徒知第二子承重者服朞不見於經而不知第一子成人而死而第二子承重者服斬亦不見於經也何可執此而廢一乎且以 世宗大王言之假如聖壽無疆 文宗大王不幸先陟則 世宗大王當服斬而立一大君爲適一大君又不幸又服斬而又立二大君如是以至於八大君皆服斬三年則是幷 文宗 世祖兩大王爲九三年三九二十七雖士庶人亦不當如是況帝王之尊其正統至嚴者乎此則必不然也大抵臣之所議禮之失在於不能明知疏意之

果如何不得已而姑從大明之制矣今許某之說如
此若因此講明歸于十分是當則豈但一時之幸而已
哉云云○宋三宰浚吉書問于先生曰妾子故也四字
是左右所論否且體而不正謂之庶子爲後以此庶子
爲妾子出於何處欲詳聞之先生荅書曰傳所謂衆子
庶子分限嚴截但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之庶子不分
衆子庶子鄭玄曰庶子爲父後者之弟也言庶者遠別
之也其註曰庶子妾子之號適妻所生第二者是衆子
今同名庶子遠別於長子故與妾子同號也立庶子爲
後之庶子與此大不同不待卞說而自明矣儀禮喪服
父爲長子䟽立適以長下曰適妻所生皆名適子其傳
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註雖承重不
得三年下曰體而不正立庶子爲後是也若不分適子
妾子同謂之庶子何以謂三年不得三年之別也以此
求之無所疑晦也○荅從兄雪翁書略曰當時議禮者
以爲第一子殤而死則殤無服其禮不舍不贈不立主
不爲之服必如此然後乃爲次嫡傳重者斬既爲長子
斬又爲次長傳重者斬是貳斬斷行期年之制喪服小
記曰嫡婦不爲舅後者姑爲之小功註曰夫有廢疾他
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婦既小功不大功則夫死不

三年期可知此固正體不得傳重者之期年是也旣爲
長子斬爲次長傳重者不斬則其服當服何服也立嫡
以長而爲妾子傳重者之期年而又與廢嫡同服甚無
義適妻所生第二長者立之不曰亦名長子乎禮毋論
爲第一子服斬不斬而其服斬衰如長子之通上下也
今以檀弓之免子游之衰喩之此尤非所敢知也禮記
公儀仲子之喪舍其孫而立庶子檀弓免而譏之司寇
惠子之喪廢適子而立庶子子游爲之麻衰而譏之昭
顯雖有子 先王之所廢而 孝廟實 仁廟次嫡旣
冊立爲 世子承統受重禮所謂正體傳重者也今以
孝廟不害爲 仁祖之庶子喩以不當喩甚矣人之
執謬不悔敢爲大言欲驅一世而自勝有如是也 國
之大禮亂矣世道陷溺識者懼焉古之君子
事君盡禮今之君子去禮而澤非嘆息奈何 九月外補
三陟府使 先是擬上疏其略曰右叅贊宋時烈上議臣
老悖反覆思量終不通曉 朝廷已定之論
強言不已以畢前說罪合萬死第一子殤而死其禮固
不舍不贈不立主不爲之服立適妻所生第二長者爲
後此所謂立嫡以長死則當服三年若第一子成人且
有子死而旣服長子之喪而適孫或他故或殤而死立

第二長者爲後則此非立嫡以長耶既曰嫡妻所生皆
名嫡子毋論殤與不殤第一第二苟正體傳重其服在
三年條下今以　孝考之喪強而引之曰立庶子爲後
不服長子之服可乎所謂不貳斬之證臣尤不知其所
謂也禮適人之女爲舅斬不爲父斬出繼之子爲所後
父斬不爲本生父斬此之謂不貳斬也爲長子斬所重
在正體傳重既立嫡以長則三年者所以適適相承尊
祖禰之正體推之一本實無貳斬之嫌也　孝考以
先王嫡子承守　宗社君臨臣庶而其服反輕何也昔
明宗之喪　恭懿殿於　明宗爲嫂叔嫂叔無服奇
大升曰兄弟相繼既以繼體之重持父子之服則兄后
之爲之也亦如母之視子也於是禮曹定行三年之制
其事具在李滉奇大升遺書嫂叔且然況　大王大妃
於　孝考爲親母親子者乎經常大禮萬古不易今
大王大妃爲　孝考不行三年之制而服立庶子爲後
者之服可乎以立庶子爲後之庶子爲適出之衆子以
爲庶者衆也以　孝考爲　仁祖之庶子執爲證據臣
尤以爲不然也適子庶子之別已盡於前後疏及喪服
圖矣如以爲衆與庶一也衆庶黎庶之庶固然也不有
遠別之嫌而無擇於嫡庶之庶可乎晉懷愍太子以庶

子爲太子及薨司隷從事王接議曰懷愍太子雖已建立所謂傳重非正體者也依喪服及鄭氏說制服不得與嫡同當從庶例難之者曰君父立之與后所生同焉有既爲太子而復非適乎接曰嫡庶定名非建立所易然則雖承重不得三年之庶子爲妾出之庶子非臣所創爲之說也古之人有言之者證據甚明而誤天下之大禮不顧百代之非議以成殿下之過擧此臣冐萬死終始力言者也疏未及上斥補三陟○時右議政元斗杓上疏申三年之說更命收議領敦寧李景奭領議政鄭太和左議政沈之源領中樞鄭維城等皆以國制當從期爲言副護軍尹善道左尹權諰判中樞趙絅修撰洪宇遠皆以論禮相繼被罪前郡守金壽弘以三年之說爲時論所斥嶺儒柳世哲亦以被罪自是朝野以言禮相戒先生疏以爲無益不果上○乃作正體傳重說曰儀禮喪服斬衰章父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疏適妻所生皆名適子第一子死也則取適妻所生第二長者立之亦名長子正體於上者疏以其祖父適適相承己又是嫡承之於後也又乃將所傳重者註又將代己爲宗廟主也有正體傳重二事然後乃行三年庶子註爲父後者之弟也言

庶者遠別之也釋庶子妾子之號適妻所生第二長者
是衆子同名庶子遠別於長子故與妾子同號也傳曰
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疏雖承重不得三年有四
一正體不得傳重適子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
重者二傳重非正體立庶孫爲後是也三體而不正立
庶子爲後是也四正而不體立適孫爲後是也四者以
適子適孫庶子庶孫互對而分言之適子庶子之別如
此舉衆子而言者五服圖爲長子斬衰三年爲衆子不
杖期是也舉衆子而庶子在焉謂之衆子未能遠別也
有舉庶子而衆子在焉以遠別於長子故與妾子同號
也非此類適子庶子未嘗同號適子庶子其分如此齊
衰章母爲長子疏曰爲母齊衰母爲之不得過於子爲
已也故亦齊衰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
敢降也疏曰適適相承謂之正體傳重乃得爲三年也
衆子承重者同經爲長子三年非爲第一子也爲正體
傳重禮從而重第一子不受重則不三年第二子受重
則三年此人係於禮禮重今以爲第一子不受重者三
年爲第二子受重者不三年則禮係於人傳重反輕不
知此何禮也彼假不貳斬之名以爲既爲第一子斬更
爲第二子不斬此大不然設言之有父亡而爲人後者

爲本生父斬爲所後父不斬乎子爲父斬父至尊也臣爲君斬君至尊也父爲子斬重祖禰之正體其義一也昭顯既早世 孝廟以次嫡 先王擇賢而立之檀弓之免子游之衰比之於此亦有大不可者昔周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宗周之重在伯邑考而不在武王耶經常大義萬古不易易則人之紀亂矣亂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倫數矣君子懼焉既受命三日辭 朝十月到任所召父老問謠俗古事明日謁聖乃閱視祭器不中式者考三禮圖改造藏鄉校又藏粢盛庫以供羣祀有籩豆說

辛丑先生六十七歲正月條列鄉約諭父老其文略曰呂氏鄉約朱子增損凡四十七約事府使欽奉 明旨謹條鄉約百有三事又添入陶山約條申告父老約正以率鄉黨子弟令謠俗不亂○有釁禮祝置里社有里社祝二月聞觀雪先生喪○三月赴南陽

季弟寧越公葬有祭文入京哭觀雪先生有祭文敬思齋成州舊無祠堂先生始建之設齋其側篆額曰敬思每公退就齋靜坐讀書祭五孝子又祭四節婦

藥峯列女各有祭文　遊頭陀山記　有梧里李相國年譜成○撰東海
頌以古篆刻石海上其文曰瀛海漭瀁百川朝宗其大
無窮東北沙海無潮無汐號爲大澤積水稽天渤潏
汪濊海動有曀明明暘谷太陽之門羲伯司賓析木之
次牝牛之宮日本無東鮫人之琛涵海百產汗汗漫漫
奇物譎詭宛宛之祥興德而章蚌之胎珠與月盛衰傍
氣昇霏天吳九首怪夔一股颷回且雨日出朝暾轇軋
炫煌紫赤滄滄三五月盈水鏡圓靈列宿韜光扶桑沙
華黑齒麻羅擖髻蒲家蜒蠻之蟟爪蛙之猴佛齊之牛
海外雜種絕黨殊俗同囿咸育古聖遠德百蠻
重譯無遠不服皇哉熙哉大治廣博遺風邈哉　九月奠
觀雪葬有祭文　使人代奠　記蘆洞二墓　輿覽穆祖皇考墓在蘆洞皇妣墓在東山云
壬寅　先生六十八歲　陟州誌成　又有竹西樓及西別堂記有日每衙罷無事常讀書倦則鼓琴而嬉
秋罷官歸漣上　自此十餘年間居自課日以讀書著述爲事　述天地變化三
篇及知覺說

癸卯 先生六十九歲 夏因 求言上疏請蚤建儲以定國本 時上溪違豫元子已離襁褓而未及舉冊禮又不置東宮官故先生引保傅篇以陳之時議不一事竟不行先生有感戲題曰老人學禮不學務議禮每被多人咻嘗論傳重嚴正體適使海翁三江流又言 元嗣合正名謂其讒妬閒鴻猷衆口呶呶皆自取對人色沮懷慚憂此心耿耿日月明從今休語追愆尤 荅人問祖死父病其子承重代服之禮 閔慎父有廢疾其祖死慎服斬襲位有以此問於先生者先生荅畧曰謹詳所示引朱子老而使孫承緒事借言之曲禮七十老而傳禮固然也至於喪大不可設言之朱子老而有斬衰之喪則以老不斬使孫代己斬事喪大記曰五十不成喪七十惟衰麻在身未聞以老不斬者也祖父亡而父有廢疾其子代父斬不見於經文家禮斬衰三年註其加服則嫡孫父亡而爲祖若曾高祖承重者也不言父廢疾禮嫡子死然後有嫡孫加服之禮父有廢疾而子爲之加服則父未亡而子用父亡之禮禮莫重於喪而亦莫重於父子禮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今事生如事死事存如事亡亦禮乎之死

而致死之猶不以爲仁之生而致死之以爲孝乎壽皇之喪光宗稱疾嘉王卽位朱子論喪服劄專言世嫡承大統之禮父在承國於祖其服鄭誌天子諸侯皆斬衰三年禮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故也朱子所論果兼指士庶人言乎承國受重斬衰無期無論父在不在私家之禮不然今以私家之禮上比天子諸侯禮爲祖及祖母後者三年皆父歿之後父在而爲祖後則其服加服耶正服耶正服則爲祖期加服則父在不三年父有廢疾而爲祖三年邦君之禮也父在不以祖斬以君斬鄭誌嚴尊尊之大義也記十青園〇銘琴杖酒臺石鼎〇六月書十八訓戒子孫其文曰毋樂貨利毋羨驕盈毋信惟誕毋言人過疑言亂族妬婦亡家好色者敗身崇飮者戒生多言必避多怒必戒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喪祭必謹宗族必睦擇人而交者遠過擇里而居者遠辱君子之行不以勝人爲能以自守爲賢勉之毋忘〇十二月遊寶盖山有記

甲辰先生七十歲三月與趙龍洲遊三釜落禾積淵有亭記及酬唱詩

述啓聖祠說（時議欲立啓聖祠以祠叔梁紇先生以爲此非禮之祠也述天子諸侯祭法學制凡六百餘言其畧曰今啓聖祠上古不可知推其可舉者言之少典生軒轅帝嚳生堯瞽瞍生舜鯀生禹主癸生湯未聞以生聖人而報食者旣於禮無所據其不當祭明矣苟禮之當祭者山澤之怪物百種農郵表畷禽獸皆索祭而曷嘗遺生聖人者也禮之不當祭者不在祀典而黷祭之非禮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孔子以爲諂尤非事鬼神之道也𥛚曰議禮制祭天子之職也叔梁氏啓聖之號盖始於元非古典也雖非禮之祠祠於魯則猶可言祠於學則不可祠於學元人失禮也旣釋奠于先師又推其所自出以祠之殆所謂禮煩則亂者也）

撰衡山神禹碑記○完平李文忠公遺事成○撰安文成公開京閭巷碑○作南皐書院釋菜文（周公世鵬所享）古文韻律成

乙巳（先生七十一歲）三月泛舟漣江（有一絶曰山下春江深不流綠蘋風動浪花浮草青沙白

汀洲晚棹釣移舟上渡頭與趙滄江涑會龍洲趙公蓀嶺草堂賞春有贈趙希温小序述自警四篇○跋桐溪鄭公文集○撰忘憂堂郭公再祐墓銘○白沙李相國恒福遺事成○作釋謙備釋謙義贈鄭岐胤作河謙齋墓銘謙齋名弘度晉州人御史南九萬至州訪之時禮訟方興言禮者皆斥遂請問其正謙齋曰爲次長三年見於經傳況孝廟既已君臨臣庶長少嫡庶何可論也又嘗題先生論禮䟽後曰　孝宗大王之喪大王大妃當服三年降服期追服將闕人無敢言惟某甫獨能䟽論言雖未行人人咸覩可謂鳳鳴朝陽

丙午先生七十二歲答尹鑴論堯典中庸洪範考定書書略曰辱示堯典洪範中庸考定諸書勤亦至矣老人專守經訓議論不敢到讀之使人大驚先儒以爲書之二典如易之乾坤尤不可易言者也秦滅詩書漢興求亡書亦十不一二伏生口授經文才二十餘篇舜典合於堯典帝曰欽哉之

下有愼徽五典鈌文二十八字及孔壁經出入始知有舜典而亦多藏之不行於世至蕭齊時姚方興得鈌文然後舜典始備濬哲文明溫恭允塞非僞作者所能言也今以爲僞書而去之自以爲經文已正程朱氏從古文二典爲誤耶毁改經文盖亦古之未聞如此不已則六經無全經古文無全文經文之害焚滅一也毁壞二也豈不大可懼也又不獨此也旣以六經古文毁改無難則其視曾子子思固已淺尠矣伊尹十愆其一侮聖言孔子三戒其一畏聖言旣自任以經術博覽而其愚論則聖言毁壞則聖書竊不知此侮聖言者乎畏聖言者乎所謂三年學返而名其母者也入人自聖之獘自東周降至明末而皆是褒彖之事尤爲經術士所宜戒

九月遊紺岳山 有題名記 書立春箴

丁未 先生七十三歲 撰東皐李忠正公 浚慶 遺稿序○述淸士列傳 金時習鄭希良鄭𥖝鄭碏鄭斗姜承旨緖趙引儀忠男遺事附 ○撰梧里李文忠公遺卷序○經說成○東事成○銘節婦偶八月入金山

寺著談評釋亂等書○作讀地誌東遊博物楓嶽東界記也十一月記言序成序略曰某篤好古書老而不怠常戒之在心誦金人之銘曰戒之哉毋多言毋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害易翼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某惟是之懼焉言則必書日省而勉焉名吾書曰記言記言之書本之以六經參之以禮樂通百家之辯能發憤肆力且五十年故其文簡而備肆而嚴如天地之化育日月星辰之運行風雨寒暑之往來山川草木鳥獸五穀之資養人事之誼民彝物則詩書六藝之敎喜怒哀樂愛惡形氣之感禋祀鬼神妖祥物怪之異四方風氣之別聲音謠俗之不同記事敘事論事荅述道之汙隆世之治亂賢人烈士貞婦奸人逆竪愚暗之戒一寓於文以庶幾古人者也

戊申先生七十四歲二月賓趙龍洲長孫冠禮禮畢記其事五月贈外孫鄭重履加冠之戒○秋與龍洲入白雲山欲轉遊楓雲泉石門

上有溫泉之行乃還十二月哭仲弟松禾公訃

己酉先生七十五歲二月哭龍洲趙文簡公爲之加麻三月有祭文及哀詞

庚戌先生七十六歲西厓柳相國成龍遺事成○九月撰觀雪先生行狀及墓誌銘○許氏先代墓文古事序成先代墓誌十四篇自李淑人以下至殤童女殯表十篇傍親墓文又十三篇外家遺事碑碣傳記共十篇

辛亥先生七十七歲四月撰不如默社誌○書喜怒之戒戒曰言喜恥隨之妄怒訴隨之喜怒者恥訴之媒愼戒必敬十二月撰陽川許氏族譜序

壬子先生七十八歲撰南冥曹公植神道碑

癸丑先生七十九歲十月遊眉江赤壁○撰東岡金公宇顒文集序○撰張旅軒神道碑

甲寅先生八十歲 正月書立春之戒其辭曰天道變易歲將更始老人今年八十徼戒寅畏追過省諐遷善自新庶幾免耻惛耄老死之年悔尤尤多得正而斃古人所勉勿以年老少懈書之以自警

古文誌成○加通政階以年八十加恩資且令本官賜米布 二月賞春

嵋江○晦日入縣祭 國恤成服哭班二月二十四日仁宣王后昇遐

五月詣 京謝 恩祭 歐衛哭班乃歸著大葬匱七行一篇

月 上命入庚子論禮䟽釐正 邦禮仁宣王后成服前一日禮曹啓曰 太王大妃服制以期年磨鍊啓下而家禮服圖及時王之制子婦服有期大功之別己亥 國恤時 大王大妃既服期年之制則今此服制爲大功無疑而急遽之間有此昏謬之失原節目中以大功改付標以入之意敢 啓傳曰知道臨時磨鍊似有未及成服之患堂上郎廳拿問至是大丘儒生都愼徽上䟽言 大王大妃爲 仁宣王后之服初定朞年追改大功是何禮也己亥 大喪時 大王大妃朞服之制旣曰舉

行國制而今此大功之服出於國制之外何前後之異耶云云疏入無 批答十三日大臣備局堂上引見 上曰大王大妃服制以九月改定者有何曲折領相金壽興曰己亥既以朞年定行故也 上曰己亥不用古禮而以我朝禮用之九月之制亦是國制耶壽興曰其時宋時烈收議以爲古禮固如此亦當用 國制云矣 上曰今日服制以古禮則何服耶壽興曰大功矣 上曰己亥則用時王之制今日則用古禮何也壽興曰其時參用古今禮矣 上曰今番服制在 國制則云何壽興曰朞年也 上曰然則今日服制與國制何如戶判閔維重曰鄭太和等收議雖如此其時行之者只以古禮矣 上曰雖然 朝家所定以時王之制耳 上又曰己亥用古禮十分分明然後今當爲大功而己亥既參用古禮與 國制則今日大功予實未曉禮判趙珩曰己亥既朞年故今降爲大功矣 上曰固欲議之矣 大王大妃己亥年則以淺淡服終三年今則九月服制已盡之後何以爲之耶 上仍命小宦取都愼徽疏示諸臣 上曰己亥果以次長議定耶承旨金錫冑曰宋時烈收議以爲 孝宗大王不害爲仁祖之庶子云故許某上劄分釋庶字之義以爭之矣

曰禮曹所當詳考己亥事引證改定而遽以大功改之
何敢如是維重曰其時事政院日記謄出則可知也
上曰己亥服制議定時予以爲依許某議施行禮曹詳
考此處可也 上又曰事重不可但使禮曹爲之六卿
會議爲當原任大臣亦命招可也同日賓廳會議判府
事金壽恒領相金壽興戶判閔維重兵判金萬基吏判
洪處亮大憲姜栢年刑判李殷相判尹金宇亨參判李
俊耉參議李奎齡應敎崔後尙等議 啓己亥諸臣收
議云大槩爲長子三年爲衆子朞年卽古禮而不分長
衆皆服朞 國制也當初所定雖用 國制其後諸臣
之所爭者古禮而所行者朞年故今番服制改定之日
該曹之直請付標亦出於此也此外無他考據之事敢
啓以口傳 敎曰 大王大妃殿當服朞年與大功
無指一歸宿處何也若只考謄錄而已則該房承旨足
矣何必使大臣六曹三司長官會議耶終日待候乃行
一該房之事以滿紙無頭尾之說塞責啓達予實駭然
今日之事爲何等擧措也絶未曉也同日賓廳再 啓
曰大典五服條子之下只書朞年長子衆子不爲區別
其下衆子妻書以大功承重與否亦不擧論則 大王
大妃殿服制似當爲大功而臣等不敢只憑 國典率

爾斷定 貞熹王后之於 章順之喪 昭惠王后之於 恭惠之喪必有已行之制令春秋館考出何如傳曰賓廳當進承旨來待昨日已進承旨亦來待承旨金錫胄鄭維岳入 對 上曰昨日賓廳再啓請考江華實錄事極遲延不可等待故更令會議禮制雖難知大臣六卿三司並會朝堂乃敢諉之以不知禮不爲明言予長衆則已亥之所不分而今日賓廳創開之言也必須先明 先王之當爲衆子然後 大王大妃九月之制可以論定己亥服制予則曰用 國制諸臣則曰用古禮及其考出則朝家所用果是國制而賓廳乃敢臆度稱以雖用 國制其後諸臣所爭者古禮不以朝家所定爲主反以諸臣所爭朝家所不採之言爲重結之以該曹直請付標亦出於此云該曹何敢如是爲之賓廳亦何敢如是言之耶該曹殊甚無據而不爲請罪反欲掩護賓廳所爲予實未曉諸臣所爭雖千言萬議至於定制則惟視國家所用昨日予使考出文書只看依許某議施行者一款此也錫胄曰臣亦見己亥日記鄭太和以時王之制爲言而宋時烈之議亦同矣 上曰今日之禮不當如是承旨明聽無漏往傳于賓廳可也十四日賓廳 啓曰大典爲子之服不分長衆皆

以期年磨鍊故己亥服制講定時長衆之說亦不舉論只行朞年而今番服制則大典子婦之服既別其長衆衆子大功之下別無承重則服朞之語以此觀之則大王大妃服制之爲大功不可謂無所據矣大功之外難以臆斷云云 答曰己亥服制議定時未有長衆說但於當三年之疏覆啓收議時雖或有之而非朝家採施之事則今乃敢發衆庶大功之說大典五服條無承統一款則雖曰時王制禮乃未備之處諉於時王之制而不爲參考禮制今日會議之意安在同日政院以儀禮經傳父爲長子說 禮曹謄錄中宋時烈宋浚吉等議嶺儒柳世哲館儒洪得禹疏並付籤以入 傳曰尹善道疏亦爲覔入同日金壽興金錫胄鄭維岳 引見 上曰當初 先王服制終以國制定之者與喪祭從 先祖之意同而實非以 先王爲衆子也及三年之議出而章疏間或有衆庶之說然朝家既不採施矣今日賓廳則乃以其時儒臣之疏爲本根而直以衆子書之必無持難之意此何意耶且衆子爲長子之文國典未有則參以古禮歸於至當可也今乃不然直以衆子爲言此何事耶初喪時禮曹無狀未嘗曰國典如此古禮如此云云而直以衆次子言之今日諸臣終必以禮曹大

功之說爲是此不過已亥論禮後必欲求快之意已亥無分別事而今乃敢分別何也壽興曰子言期故已亥之所以爲期而子婦則分長衆雖入承大統倫序則有分矣 上曰雖曰倫序第一子死第二子立亦名長子云則其爲長子必矣而用以未瑩之禮豈其道乎錫胄曰此不過愼重之意也 上曰果有愼重之意則何以庶之也其所自出必有苗脉矣壽興曰臣迷惑不以古禮論之矣同日賓廳再啓略曰雖承重不得三年有四種其三卽體而不正立庶子爲後是也其釋庶子以爲庶者遠別之也所謂立庶子而爲後者雖是嫡妻所生第二子無乃旣爲長子服三年故不得又爲第二子服三年也耶今此服制之用 三年 國典大功似不悖於禮經之意云云 荅曰觀此啓辭尤不覺驚駭無狀也卿等皆蒙 先王恩渥而到今體而不正致爲今日之禮律耶庶子遠別之說不得貫四種不爲三年之文矣父爲長子下釋之曰立第二長者亦名長子云而其傳曰正體於上云其可曰體而不正耶賈疏曰第一子死則取嫡妻所生第二長者立之亦名長子云卿等今日引證於不主宗廟之人不堪主宗廟者謂生者也立而亦名長者謂死者也卿等以如此不近理之悖說定爲

律指先王以體而不正薄於君而厚於何地耶予
甯惡也　莫重之禮不可以附托之論斷爲定制依當初
磨鍊朞年之制定行備忘記初喪時服制以朞年之尊
誠爲允合遽動浮言不稽已亥古例亦不請議處直寫
付標而啓辭亦不明白內懷衆庶大功之議曚矓磨錄
厥罪難逭其時禮官及郎廳並拿鞫嚴問正罪拿鞫現
告判書趙珩參判金益炅參議洪柱國佐郎任以道同
日備忘記大臣職責不在於奉行傳書而已領相金壽
興當今日服制會議之時初啓滿紙胡亂之說終無歸
宿處再啓乃引不當引之古例泛然回啓敢以無倫不
近之說倡言體而不正之語其志先王之恩附他論
之罪決不可不正中道付處掌令李光迪持平柳之發
請還收禮官拿鞫金壽興付處　上下嚴批仍傳曰李
光迪柳之發削黜十七日弘文館　啓請大王大妃
殺期制追服傳曰朔祭告由改服室當二十五日大
諫南二星上疏　傳曰二星阿附大臣敢曰如賓廳議
啓然後國家典禮無一毫未盡之議欲以從薄悖理之
論謂之以無一毫未盡云者是無君之言也絕島遠竄
王堂趙根姜碩昌別收二星　傳曰趙根江西縣令
按八月初五日禁府禮官趙珩等照律　啓　傳曰朞

年己磨錄之服議何改以大功請改耶更出問目捧招以啓禮官等皆 命中道付處已上出銀臺日記

八月 顯宗大王昇遐

金錫胄撰誌文有曰始 孝廟之喪大臣與儒臣等議 慈懿大妃所宜服以爲本朝五服之制惟爲子期而已遂定爲期其後有言期非禮禮當三年者 王命詢諸大臣儒臣諸儒等因訟言古禮疑亦爲期大臣又持前見以 國制惟期爲對 王乃從大臣言仍期不改至是仁宣王后喪禮官殺 慈懿大妃服爲大功 王既更詢于公卿三司且親考禮經盡別其違非曰嫡胡庶也長胡衆也 先王之於 大妃惟貫疏所稱取嫡弟二長子亦名長子者乃是也亟罪禮官 命改功爲期又譴責首相不從禮明文而從入說者制既定各既正而邪禮盡無緘云云○蓋己亥初喪時宋時烈首發四種之說領相鄭大和止之曰使 昭顯無后則此等說可以明言而今日何敢爲此言乎乃議定爲大明律及 國制長衆通行之期至庚子先生疏出宋時烈乃申言四種之說以己亥所定期制歸之於庶子期始 上不之察也至甲寅 仁宣王后之喪 慈懿大妃服制又援庶子歸大功之禮即顯用己亥四種之說也 上乃大覺其

非親考禮經改以爲期亟正首相及禮官忘先王之罪仍 下教曰 大王大妃己亥以淺淡服終三年遷之陵時亦以淺淡服服三月觀此 聖教則三年之制固已行於宮中而畢竟處分又如是嚴明 宗統旣定國是大定而未幾 棄羣臣 肅廟旣嗣位首先教曰 先王嘗痛其見欺 特命己亥誤禮臣時烈安下置竣吉追奪其爵於是先生首被尊禮其他論禮被錮諸臣並皆收褒噫先生庚子之論至此而大明於世實爲百代之典章矣後七年庚申、上下備忘記曰己定之邦禮若有強臣玄孽挺身投疏眩亂國是者乃 宗廟 先王之罪人也直以逆律論斷上自公卿下至百官而、知悉此意亦爲頒布中外於乎我 聖考嚴邦禮杜亂漸之 意誠至矣哉

入縣參成服哭班〇十一月 特拜大司憲上疏辭不赴

疏上 答曰卿以 三朝碩德之士見忤時議積有年矣今玆之命實非偶然卿其安心勿辭幡然上來以補小子不逮以振頹綱遣史官傳諭〇再疏乞遞 答曰卿之上來予日望之卿疏又至孤甚愕然不知所以爲諭卿其安心勿辭幡然上來以副如渴之望

入京謝 命後

引見引見時 上在廬宮衣衰服哭而竢良久 上止哭曰望待久矣對曰臣老於田廬 召命首及臣
誠感激不顧顛仆不得不趍進而衰朽如此萬無陳力之望 上曰今日見卿年雖老筋力不衰須勿控辭仍
留補予先生進曰未知 上意視今之治亂如何而方今義理晦塞人紀紊亂 聖德明哲深山窮谷愚婦愚
夫莫不拭目望治迨及此時勉勵修德毋失百姓心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 上特循此志毋墜初服之
令聞愼終于始以成 王者之大業 卽位以來中批之說傳於中外臣亦 特除之人乞收成命 上曰
卿之宿德聞之久矣不可以中批言也空勿辭補予不逮寓建德坊梧里相公舊第也○內
賜貂帽羊裘 命有司繼給米饌薪炭○有疾 遣御
醫看病上疏陳謝仍辭 特賜米饌以旣有常祿懇辭不許十二
月叅 厥衛哭班○有疾 遣醫看病 賜藥物○上
疏陳病乞遞○獻 中宮殿服制儀議曰先儒諸說各有援據意各不同

謙□□見鋪定而儀禮子夏傳曰宗子之母在則不□
爲宗子之妻服家禮小功服条爲嫡孫及曾玄孫當□
後皆之婦姑在則否皆以傳重爲重臣意請從儀禮
禮子夏傳傳重之義　傳曰依大司憲議施行　答□
官問禮曹以　仁宣王后練後　中宮殿服色書問先
生答書曰　中殿服制今不從服則當如當初席□
鍊練後以無淺淡之制禮經但言父有服子母得與於
樂毋有服聲聞焉不舉樂而已不言服色　中殿方□
斬衰之喪常御之服
非所疑如何如何云

眉叟許先生年譜卷之二

肅宗大王元年乙卯 先生八十一歲 正月上疏陳時弊 疏畧曰 聖德睿哲臨下克明四方莫不怡悅咸仰德化之成愚臣所願者嚴等威以尊君德修政法以正黜陟崇敬讓察納忠言下邪正斥遠憸人躬節儉毋忘百姓艱難廣德惠以迎天休固國保民之道弗外於此朝廷者出治之所四方者治化之流朝廷正而四方安民心固內外如一太平之治也爲官擇人體統不亂朝廷之精神氣脉達於四方書曰在安民在知人保民莫切於官人必選用廉謹吏務察民隱遣御史廉問諸道嚴考課法嚴贓汚法嚴舉主法愼毋輕赦以臨之政可齊而治可一也水旱之災無歲無之至庚辛盖極矣百姓流亡四方死者以億萬計官糴不收徵及族隣族隣不堪太半虛簿又軍政積弊物故卒有徵布襁褓兒無無役以此進言者亦非一二而率爲有司諸臣所沮四方赤子怨苦積久虛簿之糴何補於經費而不蠲物故之卒何恃於勝敗而不脫役襁負之兒何益於強戰而不待壯也蠲免百十服千萬國之利也收人心感天和莫先於此惟 殿下

裁擇焉移拜吏曹參判上疏辭仍陳德禮政刑○要中德禮政刑之義其畧曰德者萬善得於心者也明德貴於審幾苟幾之不審敗德之徑危身之行切近之咎有親蹈而不覺緜緜不戒至於禍大而不救者也甚可懼也禮者人事之則禮貴正名齊景公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以食諸此壞禮亂名之大戒也政者正人之不正者也善政本於善行政成於公敗於私一於是貳於非公私不可與苟循是非不可與苟合此治亂興亡之幾也法者禮之通刑者法之用禮無法無法則不行刑無法則不中法出於仁成於公者也無法無義大亂之治也人君之德不私其身以四方百姓爲心不私其法以祖宗萬世爲憲不私其身以守正循國爲賢滅德壞法亡國一歸於私禎祥妖孽治亂之兆人事之影疏陳師旅之戒疏畧曰臣聞承旨尹鑴上疏陳大義首言自強之策臣竊憂之王者之師出於萬全我之生聚敎訓英才俊傑足以勝敵服強然後可以有爲試觀今日之事我之兵力削弱人心離散 國勢憂危天災百出當今之務內外戮力收人心選將師守要害收器械備我之不虞猶恐

其不及不出之戒而反速國家之忠臣竊憂之 以病辭不許○二月移寓明禮洞○以黃世禎疏陳疏辭 前於官黃世禎上疏歷詆朝臣且及先生傳曰觀此世禎疏滿紙說話無非陰險至於語涉先王以不忍言不忍聞之說加於君父誣陷諸臣不遺餘力如此奸邪陰慘之人不可不痛懲絕之定配先生上疏曰側聞有黃世禎者上疏攻臣指爲吉正此蓋有說臣於昔年上疏言建儲事引保傅篇今春坊師傅賓客諸講官之置亦古之遺也前時殿下誕生己離襁褓而未有此舉臣謹以此禮上建儲之疏而有國本未定之語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也臣之此言嚴國本敎太子之遺也當時疏下該曹事不行而聞宋時烈頗有不悅語臣咄咄私歎曰彼亦讀古人書者也而乃不悅耶至今攻臣者以付嫡統宗統之說而辭說累累臣不知其所謂也臣叨荷大恩無尺寸之報而怒臣者益多臣不知所以自處也乞罷臣職許臣歸死田里 三月始謝命○進心學圖及堯舜禹傳授心法圖 疏略曰聖學日就臣實祈慶臣雖至老死敢不樂告以所學哉謹作心

學圖堯舜禹傳授心法圖以進庶幾有補於 聖學之萬一云

纂寫皐陶謨以進

大禹皐陶謨益稷三篇堯舜禹之際嘉言善政而皐陶謨最備臣必以古文書進者其書虞夏之書其文虞夏之文虞夏之際可想也 殿下遵而行之亦虞夏之治也

上練後止朝夕哭劉

劉畧曰臣得見禮曹回 啓大臣收議從金長生之說 仁宣大妃小祥後上食有哭之議不知何據而考之禮經則不然既夕禮曰居倚廬不說經帶晝夜哭無時又曰返哭惟朝夕哭不奠喪服小記曰無事不闢廟門哭於其次喪服傳曰既虞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又曰既練舍外始食菜果哭無時疏曰既練之後無朝夕哭唯有廬中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也家禮初喪章食時上食註朝奠如儀既虞罷朝夕奠惟朝夕哭小祥章止朝夕哭三年之喪止朝夕哭則無哭故令孝子之至痛許有時而伸其哀此加隆之義禮有奠而無上食有始死奠有小斂奠有大斂奠有朝夕奠有朔月奠薦新有黍稷喪大記補曰朔月月半殷奠自始死以來奠不言黍稷至此乃言之故於是始有黍稷死者之於朔月月半猶平常之朝夕人生則有朝夕之常食死則有朔月月半之黍

稷殿奠既大祥有四時之祭禮制有節隆殺有漸闕廟
門之禮既止哭上食猶哭則是常哭猶在而又哀至則
哭與初喪同非哀殺之節也禮貴實無貌非所疑也先
儒臣李滉曰細觀禮意卒哭漸用吉禮朝夕之間哀至
不哭惟存朝夕哭練而止朝夕哭惟朔望會哭哀漸殺
服漸殺哭亦漸殺也若有朝夕上食哭不應曰惟朔望
會哭臣謹歷考經傳条列以進
以領相右金長生議故議不用

上待罪疏

疏曰臣頃者進對
上前猥陳故臣金宗一事蓋宗一以舊學士平生好讜
直忤時烈之黨不復用於朝臣之所陳者惜其無罪棄
斥而死專指羣小濁亂之迹昨日 召對承旨金萬重
以語犯 先朝所奏悖理至被 嚴旨云臣聞之竊不
勝瞿然之至臣以昏耄之年做事獻言無一善狀徒惹
起人言動遭詬詆此臣之所大懼而大愧者也伏乞
聖慈亟治臣昏謬之罪以安人臣分義 答曰省疏具
悉卿懇再昨筵中萬重讜話無非逬逐諸賢恣爲護黨
之計其奸巧之狀昭不可掩誠不足掛齒卿何過辭若
是其太過乎安心勿辭速出行公以副予望又疏曰臣
伏讀 聖批惶悚隕越不覺感淚沾襟臣歷事兩朝
逮至 殿下爲三朝老犬馬常恐受恩厚而報效薄

日夜以得罪爲懼前日進對畧陳金宗一事惜其良善
擯斥死而埋沒專咎用事者病國亂政不圖論臣者反
以爲語犯　先朝爲悖理此入臣大罪無所容貸而賴
殿下聖明得免誅罰中心感激殺身不足以報答
大恩臣既受大罰惡名何敢晏然居高位食厚祿恃
恩自若而已也伏乞　聖明治臣罪以嚴君臣大義
答曰嗚呼人心世道之不淑未有甚於近日向者萬重
敢以悖理不近之說恣意誣陷不遺餘力予甚忿駭也
今觀卿疏何乃引咎若是予實慙靦不知所以爲
諭卿須體予意安心勿辭速出行公以副至意　四月
以人言陳疏大司憲李翊相構揑政席泛論之語欲論先生爲僚議所沮引避見遞又有儒生李
萬亨者上疏語及先生政院還給先生上疏乞遞答曰無實之論不納之說無足介懷卿其安心行公　兼
備局堂上上疏辭不許○兼歸厚署提調○上　大
王大妃服制議時追議大王大妃爲孝廟服制尹鑴言當服斬以重尊君之義引魏晉故
事爲言　上問于大臣儒臣先生上議略曰通解喪服
齊衰章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

敢降也疏曰以子爲母齊衰母爲之不得過於子爲己也司服凡喪爲天王斬疏言諸侯諸臣爲王斬不言母后爲王斬此喪服之大義也魏晉故事皇太后爲天王斬尹鑴言此禮臣有管見安敢不盡言○答尹鑴書略曰父爲長子斬爲傳重也非以父之尊降爲臣服也齊衰章母爲長子齊衰不得過於子爲己也凡喪服爲天王斬非並擧父母而言也母爲嗣君斬此魏晉故事非周公之禮也母與羣臣同斬恐不然母爲臣子臣母而大倫不亂乎

收議後又上劄

劄略曰臣既已盡於前日獻議而臨問之下不得不更申數語周禮司服爲天王斬疏曰諸侯諸臣爲天王斬母后與諸侯諸臣爲天王同斬未之聞也儀禮疏曰諸侯死五屬之親皆服斬五屬係於正統正統不係於五屬以父母係於五屬無此理故服本服者無斬今尹鑴建此議臣以爲不必太后爲嗣君服斬然後君位益尊徒取天下後世之譏也

再牌詣闕陳劄

劄略曰臣所見既定本無苟從之事亦無更進之言臣區區所願者聖德日躋無過於百代之上而已臣伏見大王大妃服制收議東晉孝武崩李太后制三年之服宋武帝崩蕭太后制三年之服而此非三代之禮

也臣不敢引以爲 聖朝盡禮之明證矣今承 隆批不勝惶恐之至陳病乞遞不許

○獻 國恤社稷用樂議議曰禮有越紼祭天地之文無廢樂之禮天地社稷之禮極尊不可以卑而廢尊又有先王已行之禮不可更有他議社稷 親禱後進言時久旱 上親禱于社稷是日大雨先生進言曰天道無私感天易民生多欲感人誠難 殿下加勉 聖德不以一時雨爲說以和民心奉天時爲務五月上疏辭繼以焚黃呈告翌日遣承旨諭留是月一日受由二日諸承旨請對言許某以宿德重望首蒙寵擢人心不淑投疏試斥者有之必不自安且八十之人觸炎行役不如勸留之得宜 上曰才經大病日氣且熱既去之後似難復還勿去之意政院敦諭敦諭後上疏力辭先生既承 宣諭不敢登途乃陳疏力辭 答曰卿以老人才經大病驅馳往返恐有添傷須體予意更勿固辭且天官之任舍卿其誰須速行公以副予望遣史官傳諭特陞資憲大夫議政府右參贊兼成均館祭酒

連上疏辭 答曰今玆特除意非偶然祭酒之任非
卿宿德重望其誰可也勿爲過辭以副朝野之望 入

侍經筵五月二十日 上御慶善堂晝講論語子路
篇自子路曰衛君至爲非義也先生曰孔門
諸弟子問答甚多而此章辭義最爲嚴正不可不正者
名也名者君臣父子大倫是也君臣父子之名不正則
其害必至於家國大亂正名二字宗旨甚重此當體念
處也又曰名分紊亂則事皆無成聖人雖在不可爲也
云

上疏辭月廩疏畧曰君食臣有禮臣食君有義忠信
重祿萬鍾有不辭至庖人繼肉廩人繼
粟非賓師無此禮臣初非聘幣之招既有常祿自足而
又有庖廩之繼實非禮之物乞食常祿以安分義 答
曰微細月廩卿何若
是過辭乎勿辭領受

內賜 宣廟御筆又賜安平大
君草書及筆墨
豆錄軒額門額及聖賢格言
令中使傳命書篆以進

閏月上疏進君德之戒疏
畧
曰臣每經筵進講欽仰 聖學日就退而喜悅謹著
君德之戒二篇以進其上篇曰德莫善於克一治莫善
於保民政莫善於勘亂業莫善於立極聖人勉之德衰
於逸欲治衰於讒佞政衰於私昵業衰於怠荒聖人戒

之德衰則禮壞治衰則民散政衰則國弊業衰則國亡聖人懼之聖人爲之父子君臣以立紀綱以定天下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紀綱乃亡邦國乃亂聖人憂之其下篇曰玩人者喪德玩物者喪志成德見於行善政見於事顯善威惡政法之大經明愼克勤思不失先王之謨訓總攬權綱重勢在上令人知畏法以禁絶其邪心思不墜先王之大業斥浮妄勉忠信嚴戚屬戒逸豫有言遜于所好必察於私枉有言逆于所欲必察於公 止以承億萬無疆之休 答曰戒誨之辭無非 上憂愛之衷悃予雖不敏可不置諸左右而服膺焉

疏辨嫡庶通用之議 承旨金壽弘上疏請變通嫡庶之名分先生疏言廣仕路固天下之通議正名分亦萬古之大法議遂止 六月轉左叅贊入 侍講筵○移拜吏曹判書三疏乞遞不 許請告至三乃 許暇○上

疏論言貌取人 疏畧曰本曹新設揀取武士之法凡被薦者皆招集列坐觀其容貌聽其言語取其可取者去其不可取者其弊必飾其容善其言以爲得官之蹊逕於事體有大不可者此與擊劒騎射試

取不同外貌利口有足欺人中心愿慤者無所售於世
用人官人不妄如此臣待罪銓職不得不仰瀆 答曰
卿之疏辭亦合妄於用
人之道令廟堂稟處焉 病告不 許遣御醫看病○陞
拜右議政上疏辭 疏畧曰誤 恩隆厚三公之命遽及
臣身臣不但才識駑下老敗昏耗無
一可取安敢自以其人偃然在此職任此責上而欺
殿下下而欺一世徒取一身之光寵哉 答曰當此國
家艱虞之日卿之碩德重望允合輔弼之任
卿其安心勿辭速出論道以副朝野之望 七月五上
劄乞遞不 許○辭月廩○遣承旨別諭後詣 闕謝
恩翌日上劄乞免 上以旱災遣承旨別諭先生不
得已出謝翌日上劄陳災異乞免
劄畧曰方今亢旱之災極矣人事之失上拂天心耶抑
氣數之變生物不遂耶下民困苦四方愁怨此奉法不
職民散怨生羣臣之罪也 夙夜警忌思不墜先王之遺
以承億萬無彊之休此在 殿下惟 殿下深省焉劄
未且以見斥於司諫趙昌期引咎 答曰遭此無前之
旱百穀焦枯西成望斷哀我元元舉將塡壑其咎安在

罪在寡昧日夜焦煎罔知攸措趙昌期之疏乃敢以東西色目筆之於章奏之間驚惑中外是豈臣子之所忍爲哉人君用人一循公道而已若至於卞別東西之說則豈非亂國家之徵驗乎如此浮薄之說不足掛齒聊其安心勿辭體予至意速出論道以副如渴之望

召對請因災異寬赦骨肉之親 自序曰天大旱 上責己求言因 召對進言曰殿下禱祀天地山川百神牲幣之禮畢擧哀愍冤枉親決囚徒又詢問羣臣令各言其所欲言者聖德至矣世龍之妻罪雖犯逆 孝廟寬之貸以不死禁不通私親將三十年今失其性不知人理云許令任便居住得終其天年 聖德事也楨柟其罪犯固不可言周官經有八辟其一曰議親之辟鄭玄曰王之親族不可與衆人同例有罪則議之慮因大患也寬赦及於衆庶而宗親之不與何也 上曰當大旱慮囚凡因皆宥世龍妻旣待以不死 先王亦欲釋之而未果楨柟等以骨肉至親久竄遐方 慈聖亦惻然哀憐皆赦之

連以疏決入侍○上劄乞免

○因災異上劄待罪○禱雨社稷以獻官進 是日大雨有賞馬之

疏辭 命 上 八月上劄引咎仍請對言事 正言李壽慶於筵前語及大臣大

臣皆引入壽慶坐遞先生乃上劄引咎曰壽慶之言專
責以古大臣之道臣亦安敢安此職也壽慶思欲竭忠
進言不自覺語觸大臣其言雖過其心斷斷無他 殿
下慰諭大臣以安其位推恕言者以納其忠大臣有容
受之仁言者盡敢諫之忠可見治朝之美事也顒忠者
皆悅而亦樂容於朝矣古者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
誹謗何善而所取者盡言盡言然後得失不遺 聖人有
以通天下之情盡天下之心來天下之諫者伏願 殿
下留神焉及先生劄上壽慶已得罪正言李瑞雨亦以
救壽慶得罪先生以此請對○初五日 上御慶善堂
先生進曰臣老鈍善忘以小紙所記陳達項者李壽慶
以正言進言時臣未入侍未得親聽而臣亦大臣之
一也不可無自頌之言而臣之本意非謂壽慶有罪也
罪壽慶者藉臣爲言不亦太甚乎臺諫擬之於非情情
之以深文至於罷職李瑞雨身爲諫官見壽慶以言
罪上疏言之乃其責也玉堂又上劄請罪亦可駭也設
令壽慶雖指斥大臣不宜摧折以沮諫官姑以近代事
言之諫官趙士秀論相臣沈連源既退連源謝曰君不

但使吾寡過實國家之福也 宣廟嘗臨朝歎廷無蹇
耻之風諫官姜緖曰罪尹斗壽然後士知耻矣斗壽伏
地謝受以爲罪 上兩善之一時稱之曰大臣諫官之
體如是宋英耈爲司諫稱譽時相李恒福於 大臣 榻前恒
福曰諫官不可譽大臣必斥逐乃已 國朝培養諫官
之道論大臣之過則奬之譽大臣則斥之有如此者今
壽慶則語涉大臣羣起而斥之 殿下亦不得不罪壽
若此不已後弊無窮當初 聖明以壽慶非攻斥大臣
之意丁寧下敎又不罷壽慶此眞得 祖宗朝待大臣
諫官之遺意何其盛也厥後臺諫之啓 玉堂之箚相繼
而發連罷兩諫官甚非治朝之盛事至於玉堂之箚贊
譽三公各立品題隱然爲阿大臣斥諫官之計爲 朝
廷羞大矣壽慶瑞雨以言獲罪終爲傾軋售私之科非
但臣心悶縮大臣亦必不安矣 上曰大臣雖有過失
兩司一會後方可論劾而壽慶以年少浮薄之輩無[illegible]
而侵斥予以爲駭而罷之瑞雨附會壽慶故亦罷其[illegible]
卿何有不安之事先生仍以小紙跽進翌
日上箚請下其小紙于政院 出銀臺日記 賓廳會議[illegible]
引對 同月十三日大臣六卿三司長官備局堂上
引見時尹鑴 時吏曹判書 曰凡爲天子[illegible]

服斬衰母之於子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禮 大王大
妃之於 孝廟當服斬衰可也領相許積曰右議政許
某難以言語盡達故有小劄欲進先生乃披小劄以文
義上達曰周禮經文凡喪爲天王斬其疏曰諸侯諸臣
皆爲天王斬不言母后爲國君斬也己亥議禮時鑴亦
執此論以 孝廟爲長子則是矣而至於斬衰之說則
其義迷亂矣左相權大運曰禮之過不及皆失中宜從
許某之言積曰許某有所證據鑴無所據當從許某之
言云出銀臺日記 請建至德祠 先生於 筵中達曰讓寧大君太宗長子弟 忠寧大君生
有聖智百姓歸心讓寧佯狂逃去以讓之時擬之泰伯
虞仲今其子孫貧窮不能奉其祭祀請立祠堂錄用其
子孫 上從之命戶曹立廟於南郭下先生以篆書額曰至德祠有記 上劄陳情 劄畧曰臣父母
之塚纔一日半可至臣受 國大恩人臣之位極矣乞
暇焚黃以慰父母泉壤亦人子之至情也伏乞 聖慈
許臣情願俾申紂掃之私 答曰卿之父母墳雖在一
日程諒其往還則可至累日予之缺然悶迫難以手畢
卿其諒予至意速爲往來以解日夜耿耿不忘之懷翌
日遣承旨傳諭曰昨見卿劄辭意切至不欲傷卿孝

思暫許歸省松楸既又思之卿之宿恙猶未祛根而秋
氣頗肅朝晝異候卿以八耋耆艾之年跋涉道途實非
所宜如有榮衛之或愆卿雖強欲還朝有難可得爲慮
曷勝況屬暑炎講筵久停方將三接之禮以受訓迪之
戒而卿之往還自當延過旬月益聞所不聞之望將於
誰爭責哉今日國事卿以爲何等時耶爽鳩無病大農
無財邊虞溢目有朝夕莫保之形加以饑荒之報四至
而至賙賑綢繆之策不可不預講卿若一日不在朝則
予有一日無所諮諏之憂安危所係卿可不念乎此哉
予賜批之後終夜不得安枕茲遣近臣諭以至意卿息
其初計爲予留行以匡不逮

再上劉陳乞

劉畧曰 殿下察臣情願既許乞暇治任將行
聖教丁寧勉留深切臣伏地感泣顧自悲戀戀事死之
感一理無間鬼神有知泉下相待之理亦索然矣私情
切至更申危懇 答曰予之強從焚黃之請以慰人子
霜露怵惕之心矣反覆思之卿以八十老德予所依倚
朝廷瞻望豈其微哉即遣近侍勤懇敦諭爲留其行卿
何不諒予至誠懇乞之請至再至三予甚不安于心罔
知攸措願卿更勿爲言以解渴悶之懷

兼司僕寺提調○進劉陳戒

時上讀

書過節至中夜不寐先生上劄曰　聖學孜孜日勤此
固君德之美節然　上春秋未長雖　聖質夙成實氣
血未充讀固不可廢請勿以過節爲度聰明清淑之資
耽讀過節至生疾病者自古通患況疾病之來聖人愼
之臣請進聖人德化之本人生而靜靜爲萬化之本說
讀古今事物蓋變非靜不得居處應物酬酢萬幾非靜
不盡亦學讀有法徒讀不足以達理沉潛自得以至道
成德立其本在靜治隆化洽豊年穰穰其本在靜頤養
德性壽考無彊於千萬年亦
其本在靜惟　聖明深思焉 九月連侍 經筵 初二日晝講論
語至富而無驕章先生曰此所謂無驕以帝王喩之則
舜有天下不與焉之類也又曰周公之待士至於吐哺
握髮帝王爲學工夫無過於無驕也至孟公綽章先生
曰自非上聖之資文學政事德行各異也講訖先生曰
近來朝著之間論議携貳景色不佳前日　筵中下敎
不啻丁寧此後如有不體　上意者自　上勿復饒假
嚴賜勘斷然後朝著可安　上曰唯先生曰近來刑獄
積滯人多怨聲自今一一啓稟隨卽處決事中飭刑官
何如　上曰連續申飭可也○初十日晝講訖先生曰
今　聖上以振作爲尚　國家之幸大矣　殿下用忠

質篤厚之人則可使世道振作矣又曰聖學以正爲
本且用篤厚之人則可矣○二十六日晝講論語子張
篇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先生曰古今異宜末世多僞隆
古以下之君雖孝冠百王豈能不言而治國哉至修己
以敬章先生曰此與大學自格物至平天下之意相似
皆言修己化人之妙也講畢尹鑴曰初入仕乃奔走供
職之人至於讀書之人進退以義嫌於自進者不可循
例用之宜自吏曹政府奉 旨令所居官守令親自勸
駕然後 國家有待士之禮而在下者亦無自進之嫌
矣先生曰此禮甚重須極擇用之然後可矣 上顧諸
臣曰用此禮無妨耶先生又曰禮非不美但恐無其人
有是禮而有是人則豈不美乎 上曰極擇可合之人
而用此禮可也○二十八日晝講論語至無爲而治章
先生曰無爲而治者非謂不事事也得人而治無迹可
見化民之至不得而名也仍進曰因尹鑴啓令司僕造
車數兩事 下敎矣臣更問于本寺則車兩已有之蓋
自 孝廟朝已有此車馬二而駕之人五而牽之率三
年一改造而大道易行僻路難進行之不便已上出銀臺日記

十月連侍 經筵初五日晝講論語至不對而出
註先生曰當伯玉卷懷之時人

主若覺悟而進用必無乒宮之變矣蓋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易進而難退君子難親而易疎小人易親而難疎君子之征也以有小人間之人主又加明察可也 十一月作族禊序 念同姓敦睦之義修族禊 入侍經筵 同月二十八日晝講論語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章先生曰不知身與道之爲一此楊雄之學也又曰習相遠也上之敎化可使人移易其氣質也又曰人主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則習可自正矣尹鑴進曰體府一事必有一人主張然後庶可整頓矣先生曰人心定然後方可做事而近來人心騷擾若不保朝夕者然惟在靜而鎭之也鑴曰城池器械有國之所不可無者使黃海道先爲造車不幸與彼相失有車則足以抵當矣先生曰此異於槍劍弓矢有煩聽聞 上曰海西民人以造車事騷擾特甚云矣鑴曰車子若成則民心有所恃而無懼何騷屑之有先生曰收拾人心在先爲自固之策矣

上劄自劾陳五家紙牌築城之害 先生見諸臣各立己見設施紛紛乃上劄曰 殿下臨御未一年施設畢擧萬人之科前古所未有自衛門軍卒至鄕邑束伍其他士族棄才農工雜類並四萬八千餘人會試正

科將未知幾千萬人而乖名分毁邦憲亂人心至此之極也臣不知建此策者將何術而善後也築城要害固爲固國之長計五家紙牌亦保民之長圖而人心不服皆思散去幸亂者多民可殺而不可勝也臣竊憂之臣以無能居三公之位無一言救徒竊光寵臣罪合萬釋死伏乞先治臣罪選用賢能以正邦治以收人心

御製舟水圖說

其畧曰 上卽位之元年十一月冬至朔壬辰 上作舟水圖說以敎戒

臣隣首言治道五事一曰好學問二曰用賢良三曰納忠諫四曰好聞過五曰貴賢而賤貨因反覆推言君之於臣猶舟水之利涉臣穆拜手稽首颺言曰好學問明德之事也明德修身之本措之於身敬以持之禮以正之推之於家國天下一也怠惰放肆爲學之大戒一事之失治亂係焉用賢所以共天職也不可以非才廢庶官任官不惟其人惟以私昵惡德敗亂民散民散則國亡亡國之禍初起於一念之私終於逆忠直遠耆德納忠諫所以來天下之善也堯德聽於康衢而光被四表禹拜昌言阿衡作伊訓武王命百官箴王闕後王逸豫忠諫不用亂亡相尋好聞過聞過則改過寡而德日修德日修則治日隆過出於無心改則從善從善則德全

文過而澤非失德遠矣桀有龍逄龍逄誅紂有比干比干剖心此皆惡聞過而蒙惡名貴賢而賤貨傳曰財聚則民散湯不殖貨利伊尹戒太甲曰數求拓人俾輔于爾後嗣武王有亂臣十人而周王紂實鹿臺之財而殷亡此其明驗也君猶舟也民猶水也民亂則國亡水蕩則舟覆君臣相與之際有若此者臣敢推衍 御製以陳戒于 上上亦皐陶賡載之遺

十二月連入 侍進言 初七日三覆時先生進月大丘有高麗死節臣申崇謙金樂祠玄風有壬辰義兵將郭再祐死節臣郭趪祠衿川有高麗儒將姜邯贊忠臣徐甄我 朝故文忠公李元翼祠此人等節行事業皆表著可稱 合有崇奬之道而自 朝家俱無賜祭賜額之舉似爲欠典矣 上曰自官給其享需賜額一節令該曹稟處○二十八日大臣備局堂上 引見時領相許積以虹變荐數引罪乞免先生曰如此大災豈特一大臣之罪臣誠惶恐無地置身請速斥免積曰體察使出於久廢人心之騷擾固宜請 命罷先生曰臣前既陳劄領相所達誠是矣又曰當此民怨嗷嗷之日自 朝家無所停罷則恐失民望請罷築城之役 上曰業已講定旋復中止空費財力勉從爲難非以右相之言爲

不可也已上出銀臺日記連上劄乞歸不許○有賜几杖之命

累辭不許奉箋陳謝前月初九日筵中先生曰臣衰老已極虗帶相職若蒙 許遞俾得優閒何幸如之 上曰予之倚毗朝廷之倚重方切豈可辭退勿爲固辭須相許積日大臣之年老不許 致仕者 賜之几杖有 祖宗朝成憲矣 上曰曾在 先朝李景奭有 賜几杖之 命右相賜 几杖可也至 是禮曹 啓曰右相處 賜几杖 須敎書等事既已 允下矣考戊申年領府事李景奭 須 賜几杖謄錄則 承旨進去傳授几杖矣 賜 几杖事體重大似當有承旨進去傳授之舉何以爲之 傳曰依前承旨進去傳授是月二十二日承 旨傳授几杖有几杖記及序錄

丙辰先生八十二歲正月上進戒疏二疏畧曰臣犬馬之齒八十有極人臣加 賜几杖優禮之 盛至此極也臣庸下無他長以無事得年壽請以此告 殿下此微臣獻芹之忱也臣平生所自勉者有三守而未能一焉一守口二守身三守心守口則無妄言守身則無妄行守心則無妄

動守之本在靜心先定則靜靜則事物不能亂然後悟靜無妄無妄故無事無事可以盡年推之於家國皆然人君爲四方之表出言而爲天下則行事而爲天下道主靜而爲天下極皆出於靜故其本靜者以事則其績廣以物則其則正治道既張四方無虞黎民大順長久治安臣爲　殿下進無妄無事之訓爲千壽萬壽之祝

答曰卿以白首之一老四皓之遺風出身行道幸教小子心常悅今又覽疏此皆爲主之誠長者之言予用嘉崇須賜几杖是禮記安老之義卿勿以衰癃自謙憑之以几倚之以杖出入禁闈輔弼寡躬以盡衮職

上劄陳時弊　朝廷自乙卯治兵事造兵車設萬科又多築山城行都案五家紙牌之法先生力言其不可朝議不從乃上劄畧曰臣聞禍伏於無形變生於不戒智者察於幾微明者見於未萌故聖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籌要害選壯勇修器械務蓄積此固謀臣智士所宜竭力勞心以備不虞之戒然臣以保民爲急飢饉荐臻百姓流離大命迫矣而內則政令不一民不信法外則官吏慢法澤不下究又中外多事都案五家紙牌築城要害一時並作民不堪命四方騷然雖良法美政民散則可憂況弊先於法怨洛盈路初不慎始成

事不諫惟箏城惟可姑緩寬民慰民惠澤不細卽令人
心散亂朝不謀夕視 國法如仇怨以如此之人心以
如此之國勢妄意天下之功不顧 國家之患
殺人亡國而有不計者臣未知大計必如此也 因天
災陳政弊請免○上劄陳情 子翮遘疽以 聖體所哭忌出外齋宿陳情乞遞
子翮○特遣承旨慰諭 諭曰聞卿遽遭喪明之慟云大病之後筋力尙不如前昨見書
啓疾病果作予懷憔悶曷勝云兪噫卿年彌高而德彌邵磨不磷而涅不緇道學高明才德兼備每參筵對講
論微辭敎誨寡躬疲勞忘倦近因卿之有故不得參筵
欝陶思慮之心久而愈深卿其俟病少差出入筵席以
副魚水之望 上劄請勿罷摠管 劄畧曰兵典摠管掌治五衛軍務外而州府鎭管軍士皆
屬五衛 摠管之設蓋莫重焉經國大典始於 世祖六
年成於 成宗二年大小皆稟 睿裁行之歷十世二
百餘年 先王制作雖久而至於虛名無實不可輕罷
臣以爲衛門可罷也摠管不可罷也如巡將監軍雖是
冗官事體亦重不可輕議也一世各有一王之法不患
不治臣恐自此之後又有重於此者亦必輕視而變更

無難也 答曰摠管則果爲無實然祖宗舊制不可遼罷之意己悉別批中巡將監軍尤爲閒漫之官別無損益故後日當商確裁定卿其安心焉○又進言曰國家多事 宣仁以來諸小寺減省者多而至於 于宮國都摠衛行巡警守之官不及焉蓋責任與小寺不同故也三月入侍經筵初四日晝講論語子張篇先生曰其中信之一字尤宜體念孔子曰人無信不立其所戒誨之切如此至於舉逸民王政之所急務後世人物雖甚尠然在上者若誠心求之才不借於異代矣講畢後撰集廳堂上吳始壽以先生庚子禮疏及收議政院日記中全不載錄爲 啓 上命其時注書拿問承旨推考○初五日晝講論語自子張問於孔子至末章先生曰爲人由己非在外者故當仁則不讓欲仁而非貪特進官鄭楷曰不教而殺是謂不祥云云先生曰五刑三千不孝爲大固當殺之而不敎先殺則不可也治亂興亡皆係於此可不愼哉秦商鞅臨渭論囚渭水盡赤不教而殺殘虐如此故秦亡忽焉又曰巧言鮮仁利口覆邦故言不可以不知知言則知人矣又曰自學而時習至吾道一貫皆備於此書中反覆紬繹一一體認則此一書足矣又曰自 上備忘批

答中頗引用所讀文字臣每讀而心竊喜之苟能體之
於事則内外相資功效日益矣又曰萬幾之暇一帙盡
畢未易事也顧 上終始如一焉 上曰論語大旨是
敦仁博義耶先生曰然 上謂左右曰考見日記則庚
子年臺諫請罪尹善道也正邦刑之語誠極無狀其時
臺諫誰某耶承旨金德遠曰伊時臺諫迭相出入臣未
能記憶也先生曰善道絶域圍籬之後量移光陽終至
窮死海島不祥甚矣○十七日大臣備局堂上引見
先生曰仰瞻 天顔瘦瘠頗甚哀疚之中固宜如此而
下情誠爲悶慮左相權大運曰自 上讀書太勤寢膳
未穩實有害於將攝之道先生曰雖以經生學子言之
不量氣力讀書太勤而致疾病者有之學問之道沉潛
玩味體認思索爲第一項工夫而讀工則抑其下矣人
君何可不思愛身之道而至於如此乎大運曰右相之
意凡爲學惟務涵養不須程督故每與學者言必以此
勸之耳先生曰臣平生好讀書自縻職事以後始撤讀
而少時讀工太過則必生疾病矣○領相許積曰李壽
慶家行云云之說曾於 榻前以弘錄事畧有所達而
此說喧騰鬧端層出在渠之道惟當退伏以竢公議何
敢冒没行公乎宐削去仕版先生曰朝廷得失大臣固

當陳達而至於攻擊則非朝廷美事自上宜斟酌聽
納也又曰凡事當穩當處之過激則不可矣臺記日上黜鎭
連上劄陳病乞退○上劄言災異脩省之道時松都及平山中和
地大風折木拔屋火延閭舍
八百餘家故先生上劄陳戒又上劄陳戒仍請責免○
再上劄乞遞 不許○四月呈辭 不允批答○上劄
乞免仍請毋罪寧平正泗是月十二日 上於晝講後下詢入侍宗臣所懷寧
平正泗出袖中疏草尤讀之先言宋時烈宋浚吉不能
報答 隆恩又曰今之許某等力主黨議附己者用之
異己者斥之云云 上命翰林收藏之仍問泗曰汝何
以偏論攻斥儒賢耶泗曰附己者用之異己者斥之此
臣所謂偏論也 上曰所謂用之者誰也斥之者誰也
泗曰臣於此事泛論之非有指摘之事 上曰寧平泗
罷職翌日先生上劄乞免仍請勿罪泗 答曰卿以山
林重望不我遐棄小子之所賴倚朝著之所尊仰者也
比來人心不古泗以宗戚之臣擧措悖謬詆辱儒賢若
辨之不發斥之不嚴後弊非細何可置之卿勿爲慮大

司憲臺來善所 啓自古宗戚之臣不得干預朝政泗袖疏投進此無前之怪事況右議政許某山林碩德方居大臣位一世之所敬仰 聖上之所倚毗而肆然侵侮至於此極其受人指嗾欲售傾軋之計者昭然可知 聖明旣已洞燭特 命罷職而如此悖妄之輩決不可施以薄罰請削奪官爵 答曰依啓 上劄乞

退不許出東郊十五日 傳曰卽見政院之啓卿去國出城云予心愕然無以爲諭無乃不足與有爲而然耶噫卿以山林碩德士林所仰寡人之禮待逈出尋常萬萬遽爾出城小子之缺然斯文之不幸當復如何曩時不愈往省之請恐或退歸鄕里仍有忘返之意卿胡不念況大臣人君之蓍龜卿位居台斗尤不可一日空虛卿其安心與近侍偕來事承旨卽往所到處傳諭與之偕來是日政院玉堂請對曰一自釐正大禮之後失志之 入詆毁右相罔有紀極寧平以宗臣恣意攻斥右相入 朝以來有何當事誤 國之理乎其爲誣妄不足辨矣自 上竭誠勸諭以回還心則誠可幸矣 上曰今日泗之攻斥儒賢有甚於頃日兩宋之黨極可駭也又曰右相一心輔導終始無愆今因泗一疏遽爾出城寡人之缺望斯文之不幸爲如何

教予以此意已悉於備忘中承旨持 上劄待罪兼上其備忘記卽往所到處開諭可也

命召 答曰纔付予意於近侍之別諭不必更煩而卿以林泉耆德寡人之所推重出入筵席輔導闕失扶植公議洎之構揑媢嫉亦獨何心如此悖慢之疏未滿一哂反以情跡不安遽出國門非獨士林之失望予甚沓沓無以爲諭惟卿體予至意亟回遐心毋負上下之望又 傳曰命召傳諭承旨持去還授又 傳曰右承旨持此諭旨馳進右議政所在處竭力開諭與之偕來又 傳曰洎乃敢干預國政凌轢賢相一朝去國豈不痛心何可偃息於輦轂之下乎門外黙送○右承旨吳始復回 啓曰臣承 命往諭傳示備忘以爲蹤跡難安不得已出城 聖教至此死罪死罪云又 啓曰臣馳進右相所在處傳示 批答仍以偕返之 命反覆開諭則以爲臣不才誤恩人言至此臣若自恬然不恤外人謂臣如何不但廉耻所係後弊不細臣之自處如此云臣承勿爲虛還仍留書 啓之 命故姑留書啓御筆傳曰再遣近侍辭旨懇懃遐心莫回愈往愈極不恤寸誠尤不覺汗透沾衣不知所爲 以 又上劄待罪此意反覆諄諄開諭而姑留其處偕還

劄畧曰臣既出 國門不可更入以傷 殿下之明以
臣不才居三公位論臣者得罪使臣罪戾益大臣欲進
則有忘漸固寵之耻欲退則有遺君負國之罪寧得罪
不欲冒進傷 殿下之明臣罪萬死○旲始復仍留書
啓曰臣以書啓 批答反覆開諭必欲偕來 則以爲
聖教懇惻何敢違 教而自便也卽欲直詣 闕下
而父母墳山在至近之地 未死之前亟欲省掃
既具小劄乞暇往返伏候 上教涕泣祈懇云
上劄以
掃墳請告
答曰勤勤懇懇之意已悉於前批不必多誥
卿若往省丘壟有仍留忘返之心則缺然之
懷難可禁抑卿勿固辭幡然改圖室速入來以副
予望仍 傳曰承旨持此批答更往傳諭偕來
上劄
兼上 命召仍發行
至 楊州僧舍右承旨旲始復以馳
留 傳諭追到又 旨遣左承旨鄭
載萬極力勸諭 傳曰今覲承旨狀啓右相尚未歸漣
川本家承旨雖經宿其處更爲開諭必與偕來又備忘
記曰卿以喬木賢德身佩安危書曰股肱良哉此豈虛
語哉元首明哲必藉股肱今予之所恃國人之所尊敬
必欲致卿於朝廷之上故再遣近侍反覆諄諄開諭卿
獨不察乎上下之情至於上送命召於政院尤不覺驚

惶令史官賫去命召安意領受事傳諭又 傳曰右相
所住村舍必岨峿凉薄令京畿監司連致餼物○館學
儒生等上疏請留 答曰儒賢之去國出於夢寐之外
予心之失望可勝云諭方再三開諭期回遐心也○備
忘記右相尚無入城之期予之微誠未格以至於此尚
誰咎哉噫泗之搆揑虛無心術之奸毒怪悖言之汚口
旣已痛斥以正其罪以宏儒碩德寬大之量不足掛諸
脣齒乃至再三辭免必欲釋負就閒此非予之所期於
平日者也特念儒林之依歸須速入城事遣史官傳諭
○是月十九日銀臺日記畧曰晝講時領議政許積曰
因一怪妄之疏右相蒼黃出城不幸甚矣 上曰予意
似有隱情欲詰問耳積曰兩宋旣已得罪渠之一言別
無加損而許某則可以驅逐其計極奸且巧矣又以議
禮不足關之一事觀之則其奸情可以推測外議皆疑
其必有指嗾而 上敎亦以爲必有隱情此可謂得其
情而但詰問則非國體耳參贊官金德遠曰臣承 命
往諭時右相曰 聖眷如此今雖蹔退豈敢終爲引去
之計云省掃休息之後更以至誠召之則豈有不來之
理 上曰右相處傳諭承旨復命卽入可也左承旨鄭
載嵩入侍 上曰與右相問答辭緣詳細陳達載嵩曰

右相言臣亦無必欲去之意而當初出城有難遽爾更入先壠拜掃之後卽當上來云 又上疏申

請乞暇焚黃還收 賜馬不許 先生在途時傳曰右相所騎馬甚疲頻有顚

仆之患云分付太僕以馹良歩才者命牽入 內庭 御覽後賜送 連上劄乞暇仍歸

連上 傳曰右相業已下鄉令京畿監司護送事急急下諭 ○五月連 遣近侍下

諭○焚黃○上劄陳病未登途之意 答曰卿之上來屢指待之今觀疏牘

甚用慮念安心善攝就道毋負至望遣史官傳諭遣御醫持藥物看病又遣承旨諭旨使之偕來 聞

慈殿患候扶病登途○詣 闕直赴侍藥廳 慈殿患候平復罷侍

藥廳引見 僦居銅峴 有所寓家修理之 命辭不受 ○六月上劄陳病仍請

釋泗 先生下鄉後泗因臺 啓遠竄至是劄畧曰臣聞 慈聖違豫冒夜疾馳纔詣 闕下以大聖人格

天之誠幸收勿藥之慶臣澌敗無餘須赦之列不得入叅死罪死罪臣竊伏念天地曠蕩之澤無所不及而泗

以臣之故遠配絶域臣措躬無所冒萬死仰瀆 答曰
祈天寅佑 慈聖愆候旋即平復予之攢祝獻賀曷有
其已泗以未裔宗派廷辱老成大臣罪在因赦偏配屬
耳不可輕釋卿反不安予當量移近道有疾未絲何必
深嫌安心靜攝以副予望 遣
史官傳諭又遣御醫看病 又上劄請 命赦還泗 答曰
酒之凌轢儒賢略無顧忌之罪固不可輕
貸而卿辭如此許令放釋以安卿心焉 ○七月移寓
倉洞 又有寓舍修理之 命不受 賓廳會議後入侍 引見 七月初二日
上御經筵廳 引見領相許積曰今此賓廳會議中服
制一款關係重大尹鑴之言曰此禮不行反爲彼輩所
笑臣以爲鑴說若行則方見笑於彼輩也左相權大運
曰臣則固無知曉如許某多讀古書博識禮經而其意
亦以鑴說爲不然矣先生曰過不中皆不及旣違於中
則其於失禮均也鑴之爲人 殿下亦知之審矣喜事
自用乃其病痛也 上曰予亦知之矣 出銀臺日記 ○孝廟
服制體而不正庶子之說已於甲寅歲 顯廟快加釐
正邦禮固無餘憾而尹鑴斬衰之說亦因先
生劄奏而不行焉爲百代不刊之典幸矣 以病三告

不 允○七上劄乞免皆不 許○九月因災異上劄
待罪陳修德之戒劄畧曰夏小正八月水始涸雷始收聲今秋節已盡冬月迫矣日夕暴雨
大雷發於雰霧連日之餘春秋傳曰霜露之氣不和而
散則爲戾氣臣未知 殿下之明聖而天道之警至此
何也此轄彌者之罪也糾之漢法臣罪當誅死無所辭
伏願 殿下反己修德不失 先王之謨訓日以祗畏
爲心克勤不怠不以細故而忽之然後天警可答人心
可報也臣進修德之戒六事一定心志以靜爲本二明
是非卞邪正之分三重喜怒嚴黜陟之威四尚忠敬率
勵臣民以身先之五謹言行一以過失爲戒六愼起居
以養動靜動靜克愼災沴不生以至壽
考康寧爲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福也○十月特 命
兼耆老所堂上上劄力辭不 許十月二十四日 上御時敏堂先生乃進
日親耕乃三代之盛事也近來久廢不行明春行之使
有觀感 上曰親耕儀磨鍊可也先生曰科舉自前多
言而近來甚於昏朝誠極寒心今番科舉極擇主司以
當矣 上曰申飭擇試官可也先生曰臣年過八十鬼

事曰迫豈可久留願賜骸骨歸葬松楸 上曰老成大
臣在予左右輔導君德予實望之 上又曰耆老所堂
上右相兼之先生力辭出銀臺日記○退而上劄其畧曰耆
老所者 先生養國老之所也 國制文官年七十爵
正二品以上者皆預焉而門蔭武臣不預焉定爲成憲
臣本以門地發身不當載名其列而今有 恩命遠下
無前異數臣固不敢當而臣心以爲 國之大事小事
一遵舊章亦嘗累陳於 上前矣今一朝改之事體不
可實臣心所不安伏乞 聖明亟收 成命毋以一人
之寵遇輕改古制不勝幸甚 答曰此事雖是格外卿
之德行文雅爲當世儒林所矜式旣兼兩館之職則有
何未安之事卿勿控辭安心行公以副予意 遣史官
傳諭先生 又
上劄固辭

書進古箴銘上劄

劄略曰君有萬國之表
中心無爲以守至正禮
三公在朝以教訓德義保其身體三老在學以憲德乞
言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
諫居寢有褻御之箴宴居有師工之誦臨朝有瞽史之
道非辟之干無自而入君德之所以自養者亦必奸聲
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外無聲色之誘內
無淫慝之惑心智百體皆由順正親仁好問克勤不怠

以成至德天人合應祥瑞畢至惟 殿下加勉焉昔周
武王旣克殷踐阼三日受丹書於師尚父惕若戒懼矛
劒杖几居處器皿皆有銘今臣敢以古文書進此三代
之文三代之訓三代之禮 殿下常目在之遵而勿失

○十一月上劄乞免○十二月以病三吿 不允批答

○上三陟府 穆祖皇考皇妣二墓議議畧曰輿地勝
覽曰穆祖皇考墓在府西四十里蘆池 皇妣墓在東山里寺洞嘉
靖三十四年我 明宗十年監司尹仁恕 啓聞奉審
定守護軍 二墓各二名自林藹姜士龍等希望恩
澤疑亂 二墓之後奉審之禮遂廢今 墳墓頹夷不
見封域埋沒草莽請一依 明
廟定式奉審守護修築封域 上劄乞免 答曰予意已
此由誠意未孚而然也噫大臣職責不在奔走勤勞惟
當臥閤論道以濟國事而已卿雖衰病精力尚強卿何
辭爲 歲除上劄進戒仍乞歸 劄畧曰月令季冬之月日窮
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歲將更始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今 上春秋漸
長明習治道能與天地更始伏願加勉 聖德勿誘於

非辟之干張公正杜私枉禁末弊偷薄之習人心可保
天命可祈也今聞卜誣大事見阻而歸一請得請固難
矣亦不可一見阻而遽已也 國家多事大小將奔走
之不暇臣病力如此生道已盡當此之時乞謝尤急
許臣歸死故里實是 大聖人始終之大恩也 答曰
卿之戒誨深用佩服今此卜誣國家至大至重之事而
事與心違不得準請不勝撫心而痛惋
豈可一阻而中止也卿其安心勿辭

丁巳先生八十三歲正月在告○進經說及東事 劉畧曰臣作經說二十言易春
秋詩書洪範九疇禮樂刑政時令鬼神追述虞夏殷周
古經齊魯語月令夏小正左國氏諸書其言皆古聖人
賢人之言其法術皆古聖人賢人之法術 殿下深思
試用之又作東事二十二蓋論其治則檀君淳龐之治
箕子八政之教各千年衛滿以兵威財物暴得暴亡肅
慎氏楛矢石砮傳於史氏高句麗強大之治傳世七百
百濟強暴好戰其國君戰而死者四新羅忠厚之治傳
五十八世列國之政善惡治亂爲後世勸戒者非一惟
殿下深念熟察之 答曰所進冊子
無非切實當置諸左右而時時觀覽焉 連上劄乞遞

不許 劉畧曰 國朝古事以臣耳目所及者言之宣廟時元混宋贇皆八十處之散地令任便遊息鄭宗榮洪可臣皆七十致仕李元翼八十一吉老郊居此皆 盛朝以廉恥待數臣數臣者亦以廉恥自處至今傳爲美談臣以禮義古事事 殿下殿下亦以禮義古事待臣君臣之禮兩盡而爲 國家之美事○又劉畧曰臣居三公之位老悖曠官三年無一輔弼皇猷食厚養負 殿下伏乞罷臣職 答曰予意已盡於累度諭批復何多誥卧閤論道共理國事自是大臣之職卿何以年紀之衰老精力之不逮強爲撝謙哉卿其安心勿辭亟斷來章以副朝野之望

上劉論政弊 自序曰某在朝常念國事日非人心日離上劉論

事○劉畧曰自 殿下初卽位謀國諸臣以爲千載一時各言計䇿於是中外多事四方騷然其中言兵事者其事最大其害最深古人有言曰強國在兵亡國在兵賴 殿下神靈國家無事邊境無烟火之警而整戎卒治器械𢫨要害人心洶洶若朝夕有變者王都禮法之本而衙門盛強養兵滿萬鬪士如林馳馬試劒者盈城又設萬人之科農工商賈傭隷走卒不操弓不識字者皆得付目代射代講不可勝數先王取士設科之意豈

如此武畏法之風亡矣此亂國之治也屯田固兵家之
利也古昔盛時夷狄寇邊至於兵連禍結屯田塞上空
地寇退則耕稼積儲以省轉輸之勞寇至則入戍以待
奴之衰弱今之屯田皆在於內地膏壤墾田戍卒日衆
四方避役逃賦者皆是田賦日縮戶口日亡至於國不
爲國可謂寒心前朝之亡家兵盛強國內屯田布滿列
邑至於亡國王城之內武衛太盛屯田漸廣邦賦日削
亦不屬於兵食 本朝三百年無此事先王之制安不
忘危治不忘亂有制軍紏邦之政令然兵勝則乃亂故
衆仲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兵者凶器聖人戒之方
今 國之所急在兵事百姓怨苦在兵政度支經費太
空在兵食方今之勢不剥民無以生財連歲不食之士
皆有常稅前時昏亂之治亦無此事此有司之罪也然
其弊皆出於兵物故掩骸者襁褓懷抱者皆有役布此
何故也豈非哀矜變通之術也君依於國國依於民民
散則國亡故先王之治保民爲大爲人上惠澤不下於
民而望下之人親上死長之義難矣當今之弊大小潰
裂內則朝廷亂外則百姓亂其本在朝廷朝廷大壞士
異論人異交所忌者直道敢言所趨者形勝利害所蔑
者讀書循行文武用才無論邪正善惡多是私恩厚賂

姻婭親屬或市井族屬曩時昏朝之漸不過如此不圖
殿下臨御而朝廷至此也國何恃而不傾人心何御
而不散災害何弭而不益至哉此亡國之事也 殿下
立德無私斜邪憲選良善嚴黜陟罷無益抑强盛毋安
於姑息毋悅於便佞毋變古易俗以承 先王艱大之
遺自古明君誼辟祈天永命無他術也 答曰所陳數
条切中於今日之弊予深歎
服後日筵席當面議處之

上周愼齋賜諡議 議曰故參

判周世鵬文學德行固可表於百代爲士林所宗仰有
功於斯文特宜 賜諡崇奬以激勵士風 依議施行

上親耕親蠶議 親耕儀曰月令曰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勞酒註曰士賤

不與耕故不與勞酒之賜也耕則王一墢三公九卿諸
侯大夫各三其上庶民終于千畝燕則王饗太牢班嘗
之庶民終食下之所以奉上上之所以禮下有節有儀
禮數不亂然後可謂禮成此禮旣見於禮經又載於五
禮儀我 先王已行之禮不可闕也大夫已上與耕者
與燕則與正至百官之會不同時之有豐儉亦非前論
也正至之會固國之大禮今廢而不擧遠矣然親耕[illegible]
酒之禮特曠世盛儀亦非正至之比不可以正至齊[illegible]

均視而不舉也大徇者千畝既從上帥公卿大夫親
行農之禮也此禮不舉則禮無終禮無終則禮不成事
體不可此數者因一時失禮後世以爲禮式則恐有百
代之譏也不可不舉也要 下詢于諸大臣毋使欠闕
大善也古者使后宮藏種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也王
制曰上春內宰詔王后帥六宮之人生穜稑之種而獻
之于王註曰示能育之使不傷敗以佐王供郊禘也又
曰王祇被監農不易註曰祇敬也王齊戒被除也不易
不易物土之宜也月令曰王命田善相丘陵阪險原隰
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敎導民必躬親之五穀所殖若
黍之利高燥稌之利下濕之類也古禮后率六宮之人
生種稑之種以獻之於王註曰先種後熟爲穜後種先
熟爲稑宋齊古事千畝之內種赤粱白穀大豆赤黍小
豆黑穄麻子大麥小麥今禮曹定式親耕之田以九穀
雜種一畝不知何據如此非所以供郊禘之道也百穀
先早晚之時種殖之宜則不殖必如禮經審物土之宜
早晚之時以奉盡敬神明必誠必愼之道也○親蠶議
曰親蠶之禮月令曰季春之月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註曰黃桑之服色如鞠塵像桑葉始生者先帝先代木
德之君薦鞠衣以祈蠶事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註曰

躬桑親自采桑也蠶事旣登分繭稱絲效功以供郊廟之服毋有敢惰王制曰中春后率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北郊有公桑蠶室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大昕之朝君以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旣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副褘而受之因少牢而禮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成君服以祀先公敬之至也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也親蠶之禮蓋莫大焉實與親耕之禮一體乃本朝亦有公桑蠶室而親蠶之禮不傳亦不載於五禮儀不敢率爾講定叓詢于諸大臣召致中外博學知禮之士廣詢施行臣意如此伏惟 上裁○三月因災異

上劄自劾自序曰 上齋三日百官咸戒大雷暴風崇陵有災親籍之禮遂罷不擧○自劾劄略曰當親耕大禮 乘輿將出大雨大風至有 先陵莎草崩壞之變此天之所以大警人心也臣忝居三公之位尸官曠職無一匡救天警至此請先治臣罪以勵羣臣 殿下亦宜恐懼惕勵省愆以答天警 答曰 陵

上莎草崩頹之變出於意慮之所不到驚悼罔極之懷曷可勝喻此實由於寡昧涼德而然卿何辭焉戒誨當畱神焉

晝講請對

三月十一日 上御宣政殿晝講先生入侍 上問曰病患近復如何先生對曰臣所患尚未完復而今日請對欲禀 陵幸事也當初 幸陵之教下情莫不懽忻中止之舉雖緣形勢之非便而今則既畢役 親幸慰安有不可已也 上曰其時封 陵始役方急故勉從大臣之請停止今則既已封陵不可不擇日從速親幸耳先生曰 山陵莎草之崩圯此固變異之大者而監董諸臣議律太輕外議皆以爲非今此崩圯之變雖非監董不盡力之致何可諉之災異而不責之人乎事係 陵寢用罰太輕恐非日後警飭之道也 上曰予亦知 陵寢事重而此非諸臣不盡力之致故只命罷職矣今卿言如此依該府奏當罪之可也 已上出銀臺日記

陳病乞遞不許

從 崇陵行幸時先生陪 還宮後以病力辭

上劄論政弊

自序曰時領相積專國政已三歲 恩寵傾朝 上特拜都體察使治兵事募四方驍勇召集 京師人心擾亂某上政弊曰昔 宣廟世李元翼爲都體察使視師北邊病不能出 上令開府

京師元翼謝曰人臣持不御之權在朝專制不可郎力疾乃出此古事也方今頼 殿下神靈四方無虞而置體相開府 王城以專制四方此何事也受命大臣必不以無名大權自居也積遂辭謝屯田猶領之如舊未久鑴白 上得復爲之○又劉畧曰君不嚴則國不重故君道不嚴衰國之治也方今帥臣兵權太盛士卒驕悍良民不堪四方愁怨上干天道星妖物怪雨雹旱乾天之告警可謂極矣明王道之大法莫如尊君嚴禮君不自尊由禮而尊大義出於禮名器出於禮等威出於禮誅罰出於禮勸賞出於禮道德仁義君臣父子非禮不立政弊法亡民散國亂非禮不定故家國天下禮治則嚴嚴則正禮亂則慢慢則散毋以戲狎遺禮毋以私昵毀禮毋以怠傲棄禮毋以細故廢禮此皆亂亡之媒災殃之主不可忽也

四月引對論事

四月初一日 上御熙政堂先生進曰小臣久病未出昨見 備忘不敢退坐敢此來詣天之示警乃所以動之而 備忘辭意懇惻如是豈無感動之理乎又曰慧星非兵象則凶歲之徵耳 上曰出於甲辰庚辛飢凶何異兵亂乎先生曰風與火皆是兵象臣意必由於人事召之也卽今兵政太重臣恐兵氣致此灾也又

曰我 國屯田亦太多 孝廟朝命革罷而因具仁垕之陳 達至今尙存凡各衙門屯田盡屬於地部則地部必富且遊民皆託於屯田屯田若罷則少壯遊民亦皆爲兵其於治兵之道亦不爲無助 上曰當觀備局回啓而處之副護軍權大載曰諸宮家奢侈亦可禁之先生曰若自 上崇儉則不令而化矣又曰臣忝居不似旣有所聞不敢不 達矣吏判閔黯其孫慶宴時兩界官妓至有上來者云送之者固非而受之者亦非此近古所未有之事也 上曰問 宗道推考先生曰閔黯亦送之不可無罰 上曰一體推考（出錄臺日記）

上劄請罷屯田劄 畧曰方今 殿下感悟天戒首罷無益之軍門屯田軍務甚大患也然廟堂書 啓其變通節目軍門五營守禦牙兵八千六百減二千六百摠戎牙兵三千一百減一千四百軍門兵氣自若病民則無改也軍門屯田積弊已數十年據國中膏壤屯卒盛强以軍門之重郡邑不敢問無異異國之人甚可駭也壬癸以後新設者不多不滿十一洪川一屯又以要害不論則革罷峽中四屯而已槩論之屯田遍國中亦不繫於兵食田賦自削良民不堪官府之治主客反易所謂邦分崩離析者此也自羣臣獻議四方望朝廷保民之治而

令下則塞責嶺內外峽中數屯而已百姓失望怨咨如前數年來政苛民急蓋不可勝言而公私之害屯田十八九灾不虛生積怨召灾積灾召殃今 殿下憫旱禱雨牲幣潔誠殆無所不用其極而山川不應臣以爲牲幣不如反省祈禱不如實惠實惠莫先於罷屯田慰民古人云治國富其民衰國富其大夫亡國富其府今日之事不幸近之國日削弱在屯田逋逃淵藪在屯田衙門專利在屯田邦國之於衙門其輕重大小利害得失彼此之權孰先而孰後也乞以此 下詢廟堂痛祛病民之源以爲國家長利 答曰劄中所謂施實惠於民者誠爲切實予當體念

修鄭蒼山墓于西湖立碣 蒼山無後先生與同學諸人竪碣撰銘

上劉乞歸不許 趙嘉錫疏詆先生仍侵辱先生先世以爲斥逐之計故上劉乞退歸

上疏辨先誣 疏畧曰臣聞趙嘉錫陳疏厚辱臣曾祖判書臣磁臣不勝竦然之至臣曾祖臣磁在
明廟初李芑受密旨與鄭順朋林百齡議及於先臣先臣嘆曰事連良善每按獄與芑常相反及定功行賞
上重其事令元功子弟有功者皆受封臣祖辭以無功疏七上 上乃許芑愠曰 上待功臣欲與共休戚

今不受者何也後臣祖爲吏曹判書閔齊仁常力俾乙
巳寃目爲黨逆謫公州其弟齊英得唐津邑巳深怒臣
祖以爲與罪人陰相厚時陳復昌李無疆爲兩司邑令
毁論臣祖以陰護逆賊與閔齊仁宋純等締結爲邪論
且引唐津事文其罪竄洪原憂懣死玉堂極言無罪
上感悟即復其官爵　宣廟朝追罪乙巳按獄諸臣其
時宰相白仁傑許曄尹根壽皆以臣祖爲可宥而不可
罪　文定朝諸臣中臣祖獨免於追罪東閣雜記曰權
贊成橃以任灌仁淑之竄謂受罪晴昧　上心頗不快
尹思翼曰當　大行大漸臣謂橃曰急迎大君橃不答
許磁瞠視思翼曰當危疑之日權公力贊大計欲陷之
者何也思翼面發赤此出於先正臣李滉所撰權橃行
狀亦載海東野言又任輔臣丙丁錄曰東崖南仲爲吏
曹判書區別賢否小人多怨之竟被搆陷謫死洪原人
皆憐之東崖臣祖別號南仲字也故相臣李元翼古事
閑話曰元貳相混以九十　宣廟每召見問古事對曰
明廟初許磁爲吏曹判書上疏言陳復昌之奸復昌
恃恩益恣適北伯闕試求之欲觀磁之待己磁曰初具
壽聃乃誤薦此人乃並擬之復昌大恚恨之磁曰既求
而反恨之眞小人情態也其剛正直氣有如此臣先祖

言行事業爲後賢贊美者如此安敢誣也嘉錫雖構誣
欺 殿下旣載之諸賢班班可見耳臣無狀逢彼盛怒
辱及先臣臣安敢居此位也 答曰嘉錫滿紙胡亂之
說無非傾軋朝廷攻斥大臣救護罪魁欲售反案之計
其人情態不忍正視卿其安心勿辭速出論道○後連
日筵中 命玉堂退溪文集中權橃行狀付標以入
呈告不允遣承旨傳 諭 諭曰屢度呈告之批已悉
懃懇之誠謂卿必廓然改
圖釋負之章遽及於仰成之辰此必誠敬未孚而然也
噫卿因嘉錫之疏如是引嫌予以爲大不然也先正臣
文集中乙巳之禍梵卿扶護士論之跡昭然載錄余亦
覽之詳矣嘉錫構虛捏無胡至於此哉予實痛惡卿無
一毫介意之事安心勿辭亟斷
來章速出論道以副朝野之望 五月入 侍 十九日 上御熙政
堂引見先生曰臣賤疾深重扶舁入 侍而央難供職
上曰老人筋力之剛壯豈有如卿者哉卿其安心勿
辭左相權大運曰晝講時大臣不爲入 侍雖是古規
而如右相則德望文學非它人所及年老多病雖不可
每每入 侍量其氣力時時入參 講筵以備 顧問
則裨益必多 上曰右相德業重望非但予之所仰成

實是士林之所矜式若入叅講席輔導寡躬則啓沃之功豈淺淺哉此意分付經筵廳可也先生曰臣今八十餘而天災時變未聞如此時之極民心離散亦未有如此之甚之時也雖不知厥故何居而或無以兵政而然耶項日賓廳會議欲罷之事尚不擧行臣竊憫焉上曰非欲遷延以大臣之病尚未擧行耳亦爲慨先生曰自上必詢羣議而行之固是美意而但近來政法不立體統不嚴若因循玩愒漸至於無忌憚則縱恣驕橫君不君臣不臣豈不懼哉故臣以爲君德益嚴則臣下畏法臣下畏法則國勢自固矣又曰近來兵氣太盛怙縱太甚宜有以裁抑也

連在告兼上劄乞免○疏決入 侍是月二十五日以疏決入 侍以湖南故儒臣鄭介淸祠宇復建之意陳達 上從之

上劄乞罷儒生尹櫶等上疏詆斥先生先生上劄乞罷 答曰櫶等輕君父死私黨之說不足掛齒卿其安心勿辭櫶因臺啓遠竄

不受月廩更 命輸送○入 侍講筵五月二十八日 上御宣政殿晝講至孟子曰有天爵則有人爵先生曰非但人臣在君亦然爲人君者修天爵則貴不修則爲匹夫又曰

聖上臨御以來鄉曲間名一藝者率以庸之誠可幸矣而竊瞯近來軍門太盛文風掃地臣意以爲上之崇文敎不如養兵之盛馴致習俗漸下廉恥都喪二上日予之崇文敎非下於養兵而然也賜記錄臺 六月上劄請罷時有羅重器尹憲卿等上疏語及先生故也 七月有內官扶腋上殿之 命上劄辭之○陳病乞解職名不許屢遣近侍傳 諭內醫看病○上劄辭月廩不許○八月上劄陳情乞暇不許先生五代祖墓在楊州松山以加土事請暇 準請旋因玉堂請對改下 批遣承旨傳 諭先生再上劄力辭終不許 九月上劄論科場之弊劄畧曰科擧不嚴數十年來縱恣尤甚每科無無言之撈事體痛惡 聖明洞察其弊每設科申明警飭非不嚴重而濫率隨從者見捉於春塲從外改作者又敗露於今尤極寒心考覈試券刀擦改書者與奸狀見露者嚴覈推治以絕其奸以正清明之治 撰朴松堂英墓銘○作郭存齋趍享祀文○十一

月慶禮後上劄陳戒仍獻頌時 上將上壽 大王大妃廷議以年凶特難先生
日土庶人尚能爲親設爵況今 大王大妃春秋已高以一國之力豈不能一上壽乎吾聞君子不以天下儉
其親雖曰凶年不煩民力則可矣禮既成上劄畧曰孝莫大於忠養邦君之孝亦莫大於安百姓保邦家爲億
萬斯年之慶鐘鼓管籥陳饋獻羞特其次也書曰愼終于始不自滿暇使四方黎庶莫不舉手相慶曰聖人大
孝也仍獻頌 上下備忘記賜賚 上劄陳謝又獻警戒祇懼四字之誠
十二月上劄論戶布劄畧曰爲百姓呼寃作戶布之法兒弱物故隣族出布有數戶出布則無窮此法一行四方號寃倍蓰於
兒弱物故隣族之數爲國家增怨於四方自辛亥天無百姓流離饑莩以億萬計至今五六年來生聚未成閭
里蕭條有若大亂之後又飢饉連仍民不聊生作新法收無名之布欲保民難矣此法之作雖欲富國百姓困
苦誰與爲富百姓流散誰與爲國臣上劄前後言此事多矣而老耄之言不適時宐臣何敢更有所云云
戊午先生八十四歲正月上劄進君德日新箴劄畧曰周官正月之吉始和布令于

邦國都鄙縣之象魏使萬民觀治教政刑之象此新民之治也萬邦惟新在君德臨之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教不能則勸故曰作新民人君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代天理物惟以日新此新民之本豐年之慶壽考無疆此其基也故仲虺之誥曰德日新萬邦惟懷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伊尹曰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德必日進日新不日進則日退德日退則怠惰放肆敗德之事非一溫恭克讓堯舜之盛德毋自滿以招損毋自廣以狹人有不順于德者譎見于妖孽妖孽者亂亡之戒也可不懼哉箴曰德莫善於親仁治莫善於保民學脩而道立其本在身孜孜益新聖敬日勤遠佞去慝王道正直四方嚮服天降百福國以和寧黎民富樂億兆輿頌咸曰莫非爾極

以戶布事上議

自序畧曰賛成鑴以度支經費竭言戶布法此前者俞棨等所言也可者半不可者半 上下其疏又令廟堂雜議某連上議曰戶布之弊臣畧陳於前劄而又有大不便者三其一公卿大夫士與編戶齊民各計戶出布以代軍布納之兵曹事體紊亂非 先王忠信重祿體羣臣之意也其二前榜萬人出身其本雖庶賤居苹既以出身爲名則其自處也朝廷之待之皆以士大

夫之未一朝出布與編戶齊民等必心怒而羣怨不從者可驅而罰之其心不可勝也其三館學儒生等亦皆兵曹主管計口收布一如凡民其心恥之優待禮士之道恐不然也此法一行國體大壞人心大亂也國壞民亂而能不亡者未之有也臣以爲決不可行也 上命停其議以待更議某又作一劄未上鑴被罪死事遂已劄畧曰戶布猶周官之夫布四民不與焉今其法自朝廷百官以及閭巷匹夫文武出身未入仕者館學上下齋生宗室功臣貴臣士族子孫業儒業武校生武學諸學生徒等皆以編戶出布聚斂無名事理無據又以朝廷之體下比編戶奉給闘士徒隷上下無紀事體大壞此法一行等威紊亂傳曰禮亂則衆散此非細故三四年來政令煩苛怨詈者皆曰新法之故也新法不起於盛世世衰則法亂故叔向曰國將亡必多制此臣所大懼者也

上劄陳戒

上候久在違豫至是向安先生上劄畧曰臣爲 殿下請以一言爲獻養德性正思慮節嗜欲慎起居四者修身制行師天下以善之大源也德性不養則怠棄明命思慮不正則敗壞善道嗜欲不節則流蕩伐性起居不慎則惰慢滅德可不戒哉人生而靜靜爲衆善之本所養者靜德性全而思慮

正嗜欲平而起居嚴故君子脩德必以靜爲本亦養壽
命之要道也 上候平復後告 廟須赦百官陳賀而
先生以疾未參上劄自劾且陳戒曰臣聞喜極則慶慶
極則戒臣民以喜極爲慶 殿下以慶極爲戒戒逸欲
畏天警遠佞人愼戚屬敦忠信顯善惡惡加勉 聖德
答曰今者告 廟之擧實非予之素心諸臣縷縷陳
請故予不得已從之矣觀 入侍講筵 正月十五日 上
御戒誨之言敢不惕念焉 御熙政堂晝講中
庸自生而知之止起下文九經之端 上謂先生曰聞
卿熟於中庸卿其開釋文義以陳之先生曰此謂敬大
臣其旨深矣爲人君者果能敬大臣而信聽其言則小
人不得以間之以至於臨事不眩且能體羣臣則士豈
有他志哉 上曰惟講綱目自秦王翦大敗楚軍殺其
將項燕止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先生曰不但強弱之
勢有殊亦在於得失人才又曰歲翻之後初開經席故
强疾入來而顧臣精神昏耗獻議之事亦迂濶久留臣
無益也 上曰卿年八十有餘不必 出銀臺 上劄言
逐日行公卧閤論道時參經席宜矣○日記
政弊仍請黜罰 劄畧曰臣竊觀今日深憂大患在兵與
私而已古人曰兵勝則乃亂可不戒哉

自　殿下卽位以來一種功利之說大行　先王文獻壞亡邊塞無烟火之警而干戈滿國若朝夕有變者中外騷然此何故也百姓怨咨出於兵人心思亂出於兵法令不行出於兵度支空竭出於兵天道難諶水旱災異氣祲妖孽皆屬於兵氣此何故也私枉者公正之賊聖人之大禁也人欲肆行出於私禮義壞亂出於私國亂政衰朝綱大壞賄賂當責仕路汚濁無廉無恥無法無紀皆出於私　殿下德慈溥博不戒細故恩澤慶賞仁厚太過官方紊亂外戚司權利害隨之諂諛滋起因仍苟且細故成大咎公道何由而行才能何由而得售哉自古禍亂之作率由私昵開逕小人用事以私蔑公君德日敗禍亂乘之禍亂始於私終於兵小則敗國亂國大則滅國亡國修先王之政典禮樂禁私枉選良善斥邪佞毋黷武毋擾民止亂誅暴克享天心在　殿下一德德貴無私無私則公正自張矣臣當黜者三老病不去罪一也尸位曠官無一匡救罪二也恬憘寵利苟位貪恩罪三也伏乞　聖明治臣之罪以正朝綱

上劄乞退○三月再上劄乞遞○以病告兼上劄皆　不許○閏三月連在告　許

遞翌日上劄出城住西江之甕幕村是月五日也或曰出城無乃太忙乎
先生曰帶職往來心所不安今日
若付西樞必有難便余不得已也拜判中樞○遣承旨
傳諭上劄辭謝○上劄陳情因進戒劄畧曰臣冒進一言此垂死者
訣語數十年來世道大亂人心陷溺王法廢弛汙濁成
風義理晦塞願忠者無所勸有罪者無所畏無法無紀
人心散亂災異示警此何景像也臣冒居大臣之位四
年無一匡救終不得罪於明時臣恐無以自脫於四方
後世也區區所願者 殿下加勉聖德內則嚴宮禁抑
私枉外則納忠諫斥邪佞不墜先王艱大之遺 答曰
自古儒賢去就係國安危惟卿山野耆德士林領袖蘊
濟世之良圖抱經綸之大才方當仰成之辰遽有長往
之計寡昧之缺然士林之失望曷有極哉予之待卿不
啻大旱之望雲霓卿之棄予何若是邁邁哉予甚慚恧
劄末戒誨言甚切至可不留心焉卿須體至意亟回遐
心事 遣史官傳諭○諫院上劄請留 答曰寡昧待
賢有所欠缺使儒賢一朝去國此非特予之不幸實國
家之不幸今見劄辭深切愧恧予當縷縷懇諭期於入

城焉上劉陳情乞收承旨偕來之命 答曰卿之疾病必由於旅寓荒凉之致予甚慮念卿須體予至意幷疾入城從容善攝○館學儒生上疏請留 答曰國家不幸宿德儒賢蒼黃去國累遣近侍懇懇敦諭而誠意未孚固心猶邈缺然之懷可勝云喩今方欲爲挽留焉偕來承旨書啓許某病中縷縷送言曰扶舁入城一望 天顔之意已陳書啓中近侍久往誠極未安將此書啓入去云云 傳曰然則姑爲入來

四月上劉陳辭仍進言 劉略曰臣疾益沉重荷殿下恩渥至 遣醫饋藥幸延垂絶之命仍蒙允許閑任優游自息江山烟月皆是樂生之願蹈舞 聖化出死於恩澤之中臣謹獻一言聖人之學秉心無私敬小愼微安養德性虛心下士察於忠佞顯善威惡好惡必嚴毋蔽私暱毋安便佞善戒祗畏以承 王襄大之遺焉

先謁孝文忠公墓仍遊冠岳 十七日往衿川拜文忠公墓遊冠岳自西紫霞登靈珠臺望海潮還江上

將還漣上上歸田園劉取路道峯謁趙靜菴祠 二十四日上歸田園劉發行上達承旨勉留諭以不得承命之意久

至道峯謁祠朝覲萬丈巖題名石上大書覲水二字承旨及京畿監司承 命追來夕止楊州夏居村明日宿楡溪史官又追來又 命本道給馬護送繼給米饌明日至漣上住影幀村舍○二十五日召對玉堂南益熏白 上曰判中樞去矣請示繾綣之意 上曰亦予意也左相權大運極言老人去國云云 上曰在江上時有相見之意予誠薄不得回其遐心云云益熏復曰殿下用其人不用其言用其言則雖在外猶可不用其言則召之無益也太學士上疏請留 上優答之○史官宣諭畧曰卿其舍予而去耶初許遞職不欲煩卿以職務以慰安卿意而仍使出入經席以輔寡昧豈意卿不諒予意遽然長往此由予誠意淺薄予心愧恧無以爲喩聞卿已抵家鄉云當此暑節冒熱往來恐或致傷姑俟秋涼幡然上來以輔予不逮上劄辭米饌及兼帶提調答曰米饌饋給實是養老待賢之義有何不安之事至於太僕提調尤無可辭之義卿其安心勿辭待秋上來以無負予企望上劄乞收造室之 命仍辭月廩承旨李沆所 啓臣得聞傳諭承旨鄭維岳之言判中樞府事許穆曾於在鄉之時有數間草屋而向者

失火未及變搆今其歸也寓居村舍云其在禮遇之道合有優異之典矣故相臣李元翼律己淸苦所居不蔽風雨 仁祖大王軫其無家特令造給今亦依 祖宗朝故事令該道監司搆給數間之屋以爲過夏之地何如 上曰分付該道監司造給可也先生上劄辭劄畧曰方今百姓俱飢郡邑賑恤不給而作室非役民不可五六月農事方急而以一臣之私役民造室又非其時董役結搆決不可爲也月廩之賜古者惠養賓師之重禮誤及於臣事已可駭而又仍受於旣退之後事尤無據賜與受皆非禮伏乞並收成命毋貽四方後世之譏 答曰家舍造給之命實遵古制亦出於禮待之義至於不腆月廩固辭不受還切愧恧卿其安心勿辭領受

連上劄辭終不許 連上劄乞解兼帶 不許○七月上應 旨疏 疏畧曰十年九潦八年七旱堯湯被之矣堯曰洚水儆予湯以六事自責聖人反身修德之本也天大旱草木多死此亢旱之極災臣八十年初見於庚戌復見於今年矣土山焦水泉涸百穀枯死自 太廟亟祭之禱牲幣之事無遠不及而天道深遠難知切近之災伏於無聲無形之中禍亂已兆耶抑安知皇天仁愛 殿

下以災異示警責勉堯湯之治耶 答曰疏中縷縷戒
誨之言無非切實於君德披覽忘倦可不留心而服膺
焉
聞 上違豫強疾至積城疾甚不得前進上劄待罪
答曰一自卿去國以來戀戀思想之心未弛于中今覩
劄辭聞予疾病來到不遠之地病裏喜幸曷有其極第
念老人作行之餘且患暑暍予深慮念卿
其須體至意調理上來以叙蘊陶之懷 自積城還[illegible][illegible]
城二月聞知 上候復常將發還又上劄 傳曰昨者
觀卿登途之劄心甚欣幸上來面對之期屈指企待不
啻若大旱之望雲霓也不料今者卿遽有還向田里之
心病裏缺然思想之懷益切于中罔知攸爲卿其須體
至意亟回遐心幡然
上來以副如渴之望 上劄陳戒 劄略曰自春夏來上
候未寧荷天之休幸至
瘥安然 違豫日久元氣未完起居節愼之愆起於尋
常燕閑之私祇敬嚴肅之威或解弛而不覺仍以成習
積習成咎積咎成災甚可畏也又豈但政治之闕失而
已亦有害於養壽命之本也況疾病聖人愼之昔孟武
伯問孝於孔子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能以父母之
心爲心可謂孝矣以武王之聖敬德不愆器皿服御皆

有銘其帝銘曰火滅脩容愼戒必恭恭則壽聖人儆戒深切如此老臣區區慶祝之忱用申戒于 聖德焉

十月遽遣近侍 宣召○遽上劄辭月廩及 召命○

又上劄辭解太僕提調及月廩之 命 答曰卿之固辭至此太僕提調之任今姑勉副卿其安心

恩居堂成 上命本道候農歇築室至是工告成先生名其堂曰壽考恩居有恩居詩序畧曰老臣以老乞歸田里 上有賜宅之命臣力辭不已曰昔晏嬰使晉景公更其宅返則宅成嬰旣拜而乃毀之今 上貴寵臣不下於嬰而臣之報殿下不及嬰臣恃不及嬰者安其所毀獨不慚於心乎 上終不許自國初至 上之世三百年賜宅者三人 世宗相黃翼成公 宣祖相李文忠公今老臣八十辱荷寵擢一年五遷其官位至三公告老則有几杖之 賜歸田則 命治居室老臣歷事 三朝今年八十四生老病死於 恩澤之中仍作詩歌頌 聖德陶唐擊壤之遺也其詩曰夙夜祗懼對越在天不愧屋漏庶無咎愆於皇 聖指老老是先四方熙熙於千萬年

上劄論咸興本宮 四王

及　太祖享祀事自序曰咸興有本宮祠者祀五王以時大祀內司掌之祠部不知上陵畧曰享先王之禮國之大事事莫重焉今咸興本宮之祭舊遠不知何自始也　太祖建國立制功烈施於百代　四王實王迹所起之祖也祭於其國禮之所不可闕者也祀式不立內司供祀事內司小吏掌奠獻祀事不嚴非所以享　先王之道也亦不足爲法於百王恐爲後世之譏也惟　殿下下禮官博考古先王之禮定祀禮立祀名置祀官以光大先王之孝實帝王之盛節也　十二月有疾　上遣御醫賷藥臨視上劉陳謝仍進言劉畧曰不圖狗馬賤疾上徹　天聽至　遣醫視疾加賜藥物臣感激殞越深恐福過之災朝暮顚蕭坐安敢一日忘　殿下之殊渥也前月朔寧前江絕流此災異之極也京房曰陰乘陽弱乘強也劉歆曰國主山川山崩川渴國之大災天道警人返災爲祥在君德太戊之祥桑武丁之雊雉實啓殷道之復興此在　殿下加勉聖德毋使太戊武丁專美於有商今歲律己[illegible]天道更始　殿下代天理物不徑不怠親賢臣遠佞人毋以逸欲敗德毋以邪枉害正毋以多制亂舊章用行

無益損有益以成
億萬無疆之慶

己未先生八十五歲正月 遣承旨 宣召○四月聞逆變赴
召時有江都投書之變設鞫獄先生承 命即就逆詣 闕拜 命初六日上御時敏
堂引見 上曰卿棄予長往今已二載予無日不思卿
卿豈無思予之心乎卿今上來國事之幸予心之欣庸
有極乎先生曰國家不幸有此罔測之變臣之氣力雖
如是衰甚而在鄉曲聞之極爲驚愕故上來 上曰國
家不幸失志怨國之輩每爲流言至于今日而極矣宋
尚敏纔進凶疏江都又投凶書生此不軌之謀而李藕
終不吐實而死痛憤之外後患之慮曷有旣乎先生曰
今人心世道乖亂已極失志怨國之輩終至於此不勝驚
心矣凶書必有書給之人而今無可得之路此後則只
在 聖上務勤學問聖德高明有以尊朝廷而正人心
則雖有奸人逆豎必不敢變爲生心矣臣上來時見之
鄉閭間至以容貌疤記有搜索之舉此則徒爲騷擾而
已萬無以此得之之理秦始皇時博浪沙中之人史氏
以大索十日書之者似是支離之辭也凶逆之人見此

舉措必坐而笑之矣 上曰李藕必知投書之人而終不吐實而死無他鉤得之路搜捕之舉不得不已而今卿戒誨之言亦爲切實于當體念焉先生曰 朝廷尊四方正則奸人不敢生心此惟在 聖上又曰 聖上脩德而率之使朝廷尊而人知朝廷之可畏天理明而人知此賊之可痛則必有自中來告者矣此皆當初討罪不嚴過用寬典之致朝廷所宜自責處也 上曰初用寬典而間有收叙者欲其悔而改之也今此不測之事豈能逆料也先生曰臣在鄉時學易人抄擇事再遣禮官下詢而臣不敢承 命者臣今年耄盡忘舊學有何可敎之學而易義之最深奧可以自得處則聖人亦不言故孔子十翼亦有不盡言處朱子本義及程傳亦有不盡釋處此皆不容敎授而欲人之有以自得也臣於易學素無所解而今若徒事音釋口讀而已則近來治經之人足矣前日之不敢以某人爲能學易而薦之者此也如臣者不足以敎人方外必有博古學易之人廣招而講論則似爲着實矣 上曰前頭講易之日不遠卿於易學極爲精熟而卿年已老年少聰明之人抄擇以敎以資他日之講不亦好乎先生曰詞華則年少聰明者可以能之而易學則非他經史之比不可但以

年少聰明而解其蘊奧必是篤古博學之人然後可以
能之矣 上曰卿去國久不出入經席故無開發啓沃
之功深以爲悶矣卿今上來量其筋力時時出入以輔
寡昧之不逮先生曰臣之外形雖如此精神茫昧舊讀
之書亦不覺悟如此而猶〻出入筵席則臣安敢不爲
而但此殆欺國者矣 上曰國勢危疑人心波蕩之時
非卿則誰能鎭定乎先生曰臣之所望只是修明君德
謹守法制而已若自今日不怠此心則使四方自安而
人心不散矣 上曰此則予當自勉而卿亦善輔予也
先生曰法制者國初 祖宗所定而一世再世之後漸
至解弛故亦漸改作而只是不善守故也每以舊法爲
不好而新改其制以致騷擾人皆不信矣故古語云衰
世多法 制法制多而人心不古若善守 祖宗之法則
亦必如 祖宗朝初定之時矣又曰人心 世道未有如
今日者民皆以國爲欺而每事不信自 上今有自勉
之敎誠爲幸甚君上推此爲心則國安有不興者乎
殿下以正心爲本而推以至於齊家以嚴宮禁則此實
根本根本不足以及人則何能有爲○出銀臺日記
往明禮洞女壻鄭岐胤家也 上以所居隘陋 命漢
城府擇廣舍以給先生辭不受又 命戶曹

賜食物 上曰許判府事曾有出入筵 上劄言捕賊枉
席之敎引見時入侍事遣史官傳諭
逮時以物色捕投書賊有偵儒生在道上者多誤被執
人情恟懼行旅將絶先生上劄畧曰諸生皆誦法孔
子而待以逆徒大可 上卽位初首罪宋時烈
寒心云 上命止之 上劄論事 誤禮其徒柳弼明宋尙
斂等相繼投疏 上震怒並命竄殛有偵旣被執就鞫
其供辭又引禮論有偵伏誅告 宗廟於是當初貳於
告 廟之論者並起而倡爲宋時烈按律之論先生上
劄畧曰與賊同謀之迹未著按法之議不起於乙卯論
罪之初自 上亦待之不死因之海隅江都凶書旣發
覺移之絶島當初旣不以正其罪今以所執者爲逆賊
所籍而加律則於王者用法之道恐
有所未盡也劄入宋時烈得不死 五月有疾 遣御
醫不離看病○六月上劄進君德箴劄畧曰孤忠耿耿不滅拜手稽首獻
君德箴其箴曰天無常親克敬惟親民無常懷懷于克
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執德惟健臨下克明德惟治
否德亡德之積來百祥否德之積來百殃敬天之戒毋
作戯豫敬天之渝毋好泆遊日嚴祗懼警戒無怠毋私

寵以受侮毋詹過以澤非以德求德以彰有常讒諛多
類邪巧多方不畏不戒其禍必大去讒遠佞以正官治
以遺子
孫萬世

上疏論執政

疏畧曰 上初登至尊首正邦禮
罪人既黜 人心悅服數年來治道
壞亡百姓失望何也敎亡政亂朝廷大壞無法無紀貪
欲無厭人之理蓋極亂矣國之治亂在人賢良進則善
績興而治道成小人用則庶政亂而災害生考之歷代
興國亡國一一皆然今領議政積 先王之所顧托
上之所親信如齊桓之於管仲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既
任大責重權位既盛締交戚里以爲形勢宦寺貴近結
爲寮客伺 上動靜以爲迎合有相門內官之譏勸興
作深山險阻城壘萬杵百姓苦之而以勤事感 上意
以專權力其庶孽子堅所爲多無狀國人所共知掌邦
法者莫之禁因南九萬之疏事始發覺而專掩匿覆蓋
九萬竄堅卒無事人心益不快反目畏惡嗜利趨勢之
徒布列內外門庭如市賂遺相屬於道路其所深者貴
戚宦寺所親者讒諂面諛 上得此人行此術欲與之
謀國望治難矣江都賊書出人心危疑事變叵測而久
不即上聞何也彼得君不爲不專行國政不爲不久而
朝廷大壞天理晦塞君臣之義亂矣捐廉棄耻貪欲無

罔欺誣成風特其細故耳上劄待罪退歸連上十三日上前劄上怒下嚴批曰觀卿劄
辭不覺心寒而骨冷也領相以元老蓍龜輔相三朝竭
心盡忠可質神明卿亦以山林耆德匡輔不逮予之倚
毗豈曰淺淺而今乃不念寅協共濟之義動搖於峻激
娼嫉輩做出謟害之言以人臣不忍聞之極罪加之於
首揆將使朝廷潰裂國事大壞此何等景像此何等舉
措也此實由於予之涼德只自痛嘆慚赧而已此必有
所聞之處使之首實及批下朝廷震動翌日又上劄
畧曰沮毀用事古人所戒臣固知一言出口禍必隨之
而目見朝廷潰裂已阽危亡今當辭訣冒陳不隱聖
批嚴重惶恐隕越臣之此言國人所共言者雖當誅竄
推諉他人以求自免臣死不爲此席藁請命不知所
云答曰此不過信聽構誣傾陷之言而已卿其勿待
罪承批後卽出國門翌日戊寅宿東郊十五日也己卯宿楊州白石
尹鑴曰判府事許某年迫九耋聰明思慮非復昔日乃
撓動於衆口聽瑩於流言卒有此不擇之言云尹義濟
進曰判府事許某以九耋之人不過聽人指嗾者誠如
聖教矣參贊官鄭樸曰知無不言有懷必達[illegible]

於憂國之誠非此人則亦不能畢陳無隱也

庚辰還漣上 十七日也掌令金鼎台上疏有不信仁賢國乃滅亡之語卽斥補大同察訪太學生李澤等上疏承 嚴批空館而出○八月大臣備局堂上引見時吏判李元禎曰體察使旣爲復設則此是國之元戎所關甚重宜爲議定節目趂卽擧行云○九月晝講時尹鑴曰體府事須於 榻前旣已定奪則其建置節目等事所當趂卽講定而因循至今未克擧行云又曰體府一人事權太重必參以貳畫副貳等任然後可無偏重之患矣 上曰從事官爲先差出後節目等事次第講定仍爲開府事領府事許積處遣史官傳諭○先生每言體府不當設故先生在朝之時積雖帶其號而未敢開府至是先生被 嚴旨下鄕諸人合辭亟請開府積復爲領相兼都體察使金錫胄爲副使○先生又嘗嘆曰大權如龍之去處必有雷霆霹靂變化震蕩折拔其木石移易其山川權之離也亦然彼曾不知其懼可哀也又一宰臣來言體府之不可罷先生不答及退曰此屬不知大禍之根於此也開府後纔半歲難果作積以下諸人皆坐死

九月上劄辭月廩 劄畧曰臣退伏田廬日俟重誅而郡邑餽廩之饋自

若事體大謬臣雖無恥安敢自處與無罪者恬然食厚養以負 殿下重爲朝廷羞也 歲末致老人食物不受

庚申 先生八十六歲 正月 遣史官敦諭 諭曰惟卿以斯文宗匠養德山林及其爲予一起作予蓍龜登庸數載之間所以輔導寡昧表儀朝著俾我典禮克正公議以行其功可謂偉矣而惟卿與予際遇之盛可謂曠世希有矣自卿退歸之後嘉猷不聞前席久虛予心缺然如有所失顧予耿耿之心未嘗忘卿惟卿眷眷之忠亦豈忘予即今星霜已換春陽載回念卿大耋之年久處遐僻之鄉居窮守約卿雖素位而自安誠意未孚予實不承乎權輿至於月廩周急寔出優老之常典宜無可辭之義而猶且却而不受予甚慚恧無以爲喩噫君臣之間貴相知心旣往之事卿豈介懷惟願愼爾優遊莫予遐棄以全君臣始終之義是予之望也茲遣史官傳諭予意仍令該曹別有不腆之賜卿其安心領受焉 上劄辭謝 恩旨劄畧曰臣幸免大罪返身畎畝日夜頌祝 聖德以畢餘生夢寐之外有此無名之 寵賜又近侍下臨然此

私恩也君臣主義非義不可此子思再拜稽首辭而不受者也臣事　殿下無一報效當國事艱危退毀倚重之臣爾犯　天威日竢重誅君臣之禮甚嚴乞收　成命以安微分 二月寒岡文集序成

○連上劄辭食物 付史官以進 季札古事成○四月強疾行至麻田上劄待罪乃還 自序曰六年夏有上變事大獄起積鑛楨柟皆死○討逆須赦之教過本縣強疾至中途疾甚未得進參賀列上劄答曰身有疾病未參班列有何所傷卿其安心勿辭焉

五月被削黜 大司諫柳尚運大司憲李翊相等合啓以先生劄中用事者亂政一向語及紅袖變請對事据摭爲辭請罷職　上允之又請削黜三啓乃允下 避恩居堂 先生既被臺劾以恩居非罪人所可安故避處于他舍 待命村舍 先生聞付處之　啓發命家人治行出村舍待命有時歸謁于家廟 大憲李翊相大諫李敏叙等所　啓而　上終不允 六月還家 以付處之啓既停也 作五服通攷序○靜庵趙文正公遺卷序成○自

序成○作詩寄洪南坡謫所時洪公宇遠以嘗言家人卦竄明川先生夢與洪公遊於廣漠之野乃作詩以寄之曰秦皇好卜筮焚書不及易至今儒林稱誰復解卦畫太宰洪君懸在絕域咄咄稱之本上割争宗適衆怒積已久非一朝一夕眷眷家人戒竟至竄北謫石磐石幕南浥婁連大漢四不失所亨夷然忘擯斥老人晚學易三百六十策天道本無常往來有闔闢此理不可毀黜窮天下賾困者絕之辨君子以驗力隕命亦何怨所樂在窮塞

辛酉先生八十七歲記朱溪君深源碣陰○撰空春君南以興墓碑○作高麗徐掌令墓記○雲翁編年記事成○序愚得錄鄭困齋介清所著○作山氣九章又有遣興一絕日陽雨春氣早山鳥自相親物我兩忘處方知百獸馴又有書懷三首空階鳥雀下無事晝掩門靜中觀物理居室一乾坤二日無聲無臭極聖人亦不言箇中深遠意無語向誰論三日倚伏有常數憂喜聚一門三復金人銘多敗在多言作自評

○篆德輝堂望雲庵鳳飛巖號（從星州檜淵書院儒生之請也）作權忠定公機遺卷序○撰金東濱（世濂）墓碑（先生舊撰其行狀及墓表陰記）

壬戌（先生八十八歲）正月朔朝謁先墓○有書懷一絶（時判書李正英請禁先生篆體先生聞之題一絶曰朝日上東嶺烟霞生戸牖不知山外事墨蔦寫蝌蚪）書萬木春塢四字（時先生有疾淡句書萬木春塢四字以觀筆力○有一儒生自都下來請受周易先生謝曰某方在罪累中何可聚人講學也）撰曹芝山（好益）墓碣○寒食展拜先墓○

三月躬行先代忌祀○汗簡文三篇成（編竹簡書以古文名曰汗簡文共三篇篇各有章上篇五章中篇四章下篇六章書殷周銘頌及五子之歌）四月辛巳有疾（初四日也先生家居晨夕謁家廟至是始廢）乙未命從子翊封還他人書籍及家狀墓文請篆紙本（又令侍人撤去書籍獨留周易一帙於床側時或披閱於枕上）

○洪生泌亨以其先代碣文中有禀改事來留村舍先生聞之口號筆削而與之 己亥手題一絕 詩曰說讀古人書行年八十餘所爲百不如拙戇無如余 辛丑記徐孫青事○壬寅手題一絕 詩曰有感必有應此理本不虛假人嚴鬼神鬼神豈欺余 癸卯命庶弟達剪爪櫛髮○甲辰寅時終于正寢 自六七日前命止藥曰人生有限服藥何爲是日曉子弟假親舊請進蔘茶先生曰吾知無益而親舊厚該不可孤乃少嘗之門下諸人自外入侍先生曰諸君來耶諸君須好在俄頃恬然而逝襲用深衣幅巾書銘旌曰眉叟許公之柩○訃聞 上欲還給職牒乃於五月二日晝講時問議于諸臣持平尹德駿等力沮之 七月壬申權厝于漣川駒洞酉向之原

癸亥十二月 命復官爵旋寢 玉堂洪萬朝內翰李玄祚疏辨皆得罪

戊辰八月 命復官爵

己巳閏三月 命禮葬別 賜祭需 遣承旨致祭 是月庚申

將啓墓 上遣承旨祭之 四月己巳葬于先塋乾坐之原 貞敬夫人李氏祔葬

命錄用子孫刋行遺文

辛未建祠于麻田郡 賜額號曰嵋江書院 四學儒生等上疏請建祠

上命依施行

壬申 賜謚文正 道德博聞曰文以正服人曰正 ○ 依李文純公例不待謚狀舉行行迎謚禮于長孫恂眞寶任所

癸酉特 命建祠羅州 賜號曰眉泉書院 羅州儒生等上疏請建祠

特命施行癸卯 宣額遣禮官祭之

戊子配享于昌原寒岡鄭文穆公檜原書院

附錄

賜几杖 敎書

乙卯十二月二十二日承命承旨李同揆注書沈橃

王若曰老者安之詎弛將護之念禮則然矣爰申几杖之頒亦以優賢聊用備物惟卿自任經濟餘事文章早遊名相之門昌黎之於李漢晩作寡人之佐西伯之於呂望深知經學之純愈思倚毗之篤念昔禮論之橫潰賴卿正議之倡明當路雖盱邦免射影之弩介石貞吉謹避入室之戈行藏中清而中倫棲息某丘與某水迨當新服敢忘武德之一言尚有舊臣不煩華軺之三聘付以風憲而羣邪匿影畀之銓衡而百職順度乃登金甌

之選俾專玉鉉之調朝少微於北辰黃扉赤舃耀三台於南極白髮丹心磨不磷涅不緇曙砥柱而屹立年彌高德彌邵儼靈光之獨存然惟榮衛之或愆屢煩退休之深懇誠非薄於宋帝未借李昉之小輿禮有愧於唐宗猶歎魏徵之殊錫惟玆養老之具寔是致敬之方賜烏皮而僂身漢事然也餙鳩像而禁噎周制存焉造次扶持奚取靈壽之侈息偃依倚可代枯梧之功旣已徵年於杖朝何妨論道於卧閤於戲扶將傾之大廈政須棟樑涉無津之巨川惟將舟楫勿爲筋力之禮勉進老成之謨故玆教示想宐知悉

吏曹叅議知製　教李夏鎭製進

祭文

維康熙二十八年歲次己巳四月丁卯朔初二日戊辰
國王遣近侍右承旨朴鎮圭諭祭于卒前判中樞府事許
穆之靈惟靈嶽瀆胚靈箕尾降精偉度淵弘德宇天成
夙炙賢師揮發道蘊溥遊儒宮扶植士論棲遲丘壑玩
心墳籍攻苦食淡銖累寸積發爲文章西漢先秦間遊
篆藝籀骨蒼筋厖眉古貌望之如畫鶴鳴在皐厥聞益
播肆我 聖祖加璧于帛置之臺垣頹綱以肅粤在已
亥 龍馭賓天孽臣亂統謂非嫡傳禮壞倫斁貶上降
尊厥焰方爀衆噤莫言卿乃抗章引經痛辨辭嚴而正

義明理順羣小護黨顚倒國是斥守于陜東海之涘扱
紱言歸徜徉泉石居閑養沖年十有六於皇　寧考攷
禮正訛罪人未討　仙遊遽遐孑膚痛傷聿繼　先志
收召幽潛屛黜邪僞卿造于朝一馬二童衛卒加額士
林望風乃總于憲乃長于銓乃立之相一歲超遷泰山
喬嶽利澤嘿運九鼎大呂邪俗以鎭遠猷宏謨若決龜
筴忠言正論如獲藥石弃褕縱晩松栢愈茂貧卿啓沃
補予闕漏不幸庚申奸壬秉國搆罪成案被讒罔極陰
伺窩詞憂畏百端匪軸匪薖有門常闗愧予小子昃禮
未卒俾我元老茹冤就木故於前秋已復卿爵殊禮莫

施常典亦缺逮今更化起廢伸詘昔時諸僚咸造在列
惟卿碩輔獨閟重泉緬懷儀容能不悽然玆輯遺文用
壽其傳且官卿後以奉厥祀新岡卜吉幽窆將徙爰命
大葬禮敦官庀敬遣近侍式薦苾芬靈惟不昧庶幾歆
格

嵋江書院　宣額文　辛未

惟靈氣宇天成識凉惟容惟德之秩導養時邁適駿渾
灝有卓其道學宗典經禮昭儀度敬義夾主比于晩景
加璧于帛如魚縱壑潭潭相府百僚是儀曰著曰龜於
論辟宮多士式型于嶽于星厥施靡究鞠人忮背率時

顯晦遺風惟洽餘教惟淳譽髦斯人度其鮮原有廟有侐永世來像華扁旣揭芳醴斯斟靈庶居歆

眉泉書院 宣額文 癸卯

稟氣自天降神維嶽箕潁淸標洙泗正脉皇王之道天人之學內外交修本末臻極陶山統緖寒岡衣鉢文章灝噩天簡地易篆籀奇古殷鼎周彝朝野拭目士林拱手鶴唳風徹 明王發夢處之臺憲風彩挺動抗論邦禮謬辨舛析 顯廟末年始乃大覺 寧考繼志震動莿服起自丘園晋宅黃閣 宗統克正國是大定厖眉皓鬚鶴瘦龜靜瑞日祥雲弘球大貝廊廟訏謨扆氈講

討事事唐虞言言孔孟圖須魚水禮貢几杖引年告歸
矣口斥妖社稷之計治亂之機身退名顯超然登岸事
又大謬荒野永遯百刼滄桑靈光巋然萬峯皆低泰嶽
雄蟠天不憖遺君子道非梁木遽摧士民失依　聖考
眷注不替終始命刋遺藁許立馨祀予懷若人九原難
作恨不同時心焉悼惜眷彼錦城自出之鄉杖屨攸憩
化神所經章縫襲訓婦孺慕德建宇妥靈籩豆孔肅自
在　先朝寵命華額玆予未遑禮宣尚闕肆遣祠官迺
薦苾薌不昧者存庶歆斯觥

嵋江書院奉安告文辛未

俗降而季道室人蒙天挺先生表準于東秀眉嵬姿其人也古夫德王道其學也古殷盤周誥亦古其文乃如之哲伊召之倫蓍龜于國領袖于士昭天之秩樹人之紀嗟天不憖未究厥施山之云頹多士疇依惟彼嵋江杖屨攸憩有侐其宮面陽厥位衿紳濟濟蠲吉妥靈籩豆孔靜黍稷惟馨德容儼然如在洋洋庶幾千秋歆我椒觴

嵋江書院常享祝文

道德文章卓乎先覺闡明禮教扶植 國脉斯文有光吾道是式

自銘碑陰記

孔巖之許本駕洛國首露王之苗裔也外史王御國百五十八年新羅末世有許宣文年九十餘事高麗太祖伐甄萱特以餽餉功多爲孔巖村主子孫仍爲孔巖之族自村主以後有尚衣奉御玄內史舍人元禮部侍郎正致仕太尉載工部尚書純直史館利涉禮賓少卿京禮部尚書遂僉議中贊珙版圖佐郎冠都僉議贊成伯知中事絅典理判書錦判奉常寺事愭襄陽都護府使扉陜川郡守薰義盈庫令瑗左贊成磁典艦司別提橿抱川縣監喬至穆爲二十三世 孝宗八年六十三而

召拜持平明年改掌令　顯宗立以爭禮斥守悉直悉直古東海上窮處古穢貊之域二年又逐于廉使十二年而至　上之元年復召至以大司憲一年五遷至三公年八十一四年辭去三年得罪因放黜不復召時八十六前時用事者諸人皆復入矣今吾老矣作自序又追述太公望管夷吾延州來季子蘧伯玉百里奚仲尼弟子顏子曾子及子思子聖賢出處辭受凡十三編

自銘碑

叟許穆文父者也本孔巖人居漢陽之東郭下叟眉長過眼自號曰眉叟生而有文在手曰文亦自字曰文父

叟平生篤好古文嘗入紫峯山中讀古文孔氏傳曉而
成文章其文大肆而不淫好稀濶自娛心追古人餘敎
常自守欲寡過於其身而不能也其自銘曰
言不揜其行行不踐其言徒嘐嘐然說讀聖賢無一補
其僭書諸石以戒後之人

神道碑銘 幷序　　李 瀷撰

盖聞尙論國朝賢公卿其出典入謨非先王不陳惟曰
許先生不阿權柄守正而不撓惟曰許先生見可而進
知幾便退本末有章惟曰許先生先生乃衰世之完名
也當時瀷先大夫同幷諸公聚精以左右之主張淸議

道雖詘而士心益附矣今先生之歿六十有餘年滔波
刼燼之餘光景剝撥猶使後生少年翹首而緬懷風彩
非傑然君子不能也先生五世孫徵士砥來託不朽之
銘瀷惟懼未堪執役義有不得辭也先生陽川世家贊
成磁之曾孫祖別提櫑考縣監喬皆以公貴追　恩贈
官如例妣羅州林氏正郎悌之女先生以我　昭敬王
二十八年乙未十二月己酉生有文在手曰文諱穆字
文父又字和父號眉叟及就外傅讀書不百遍不成誦
甫一卷畢文義無滯樂聞前言往行已有志聖賢之學
旣長往師寒岡鄭先生遍遊名山川以博其趣至我

孝宗大王元年庚寅授寢郎自是八年間除縣監郎署皆謝病免 上思得林下人共治丁酉以司憲持平召遂入對稱 旨己亥又除掌令疏論君德曰天道尚剛日月尚明君道體天一有私意羣枉幷至 殿下爲國必自身始毋私於燕昵毋惑於譽諛毋苟悅於小利毋自滿於小成毋驕矜以自用是時朝貴多言用兵先生上玉几銘又疏言屯田之弊 上命立罷未幾 宮車晏駕事格不行時 梓宮不用長生舊藏間曰一漆殯禮未成先生疏言輴欑帷殯尚幽暗也今寶器不陳羽葆不舉無釁三啓三之節而啓殯無節恐不得盡於禮

也禮君卽位爲椑歲一漆湯在位十三年則杝椁十三漆武王在位七年則杝椁七漆今　梓宮比湯武之椑已厚矣禮無未安之憾矣又論諸道御史催還之失曰凡奉命出使遭國恤者旣竣事復命於殯殿禮也今諸道暗行之臣事未及竣禮曹催還此棄　命於草莽也當時奉使者某歎曰朝廷當用讀書人　顯宗二年春復以掌令赴召先是　昭顯世子早卒　孝宗以次嫡正位震極及己亥大喪宋相時烈引賈疏體而不正之文謂　慈懿大妃當服庶子朞先生乃疏請追正其誤略曰喪服疏言立適以長者欲見適妻所生第二長者

立之亦名長子然則適適相承謂之正體乃得爲三年
衆子承統者同立庶子爲後謂之體而不正不爲三年
妾子故也　孝考以仁祖第二長子旣承　宗廟而其
服與體而不正者等臣不知何據也於是黜先生三陟
府諸議禮者皆得罪朝野側目三年而罷還漣上甲寅
以老壽加通政階是年夏　仁宣后昇遐　仁宣即
孝廟之妃也先是諸臣強引國制父爲子長衆皆朞之
說以彌縫之其實意在古經而傅會今典也今典父爲
子長衆雖同而至於舅姑爲婦則有長朞衆大功之別
却與禮家合至是諸臣猶執四種之說　慈懿大妃宜

服衆婦大功然後己亥之議非國制者現矣 上覺之
乃謫責首相以下違禮請張數輩八月 上昇遐 肅
宗承 先王遺旨釐正邦禮追罪誤禮諸臣生者配去
死者奪職特以大司憲召先生再辭不獲乃入謝晋接
賜賚恩禮備至當時被錮人次第收錄於是 宗統克
明君子一言以爲知殆先生之謂乎明年春疏陳政弊
嚴等威修政法崇敬讓卞邪正躬節儉廣德惠皆救時
切務也俄遷吏曹參判陳德禮政刑之義師旅之戒又
進心學及堯舜禹相傳心法昰夏特進拜政府右參贊
兼成均祭酒又進君德之戒曰德莫善於克一治莫善

於保民政莫善於勘亂業莫善於立極聖人勉之德衰於逸欲治衰於讒佞政衰於私昵業衰於怠荒聖人戒之又歷左叅贊移吏曹判書遂擢拜右議政秋臺官語及三公坐罷先生上劄引咎又進於 上曰以近代事言之趙士秀論沈連源連源稱國家之福姜緒請罪尹斗壽斗壽受以爲罪宋英耉稱譽李恒福恒福謂必斥乃己國朝培養諫官有如此今者儒臣贊譽三公爲朝廷羞大矣 上作舟水圖說教戒臣隣先生竊附賡載遺意推行陳戒又有 賜几杖 命又明年春上疏曰臣以無事得壽請以此獻心定則靜靜則事物不能亂

然後無妄動無妄動故無事可以盡年推之家國皆然
宗臣寧平正泗疏詆先生　上怒命配去先生出郊待
罪　上側席竢其復入先生懇乞焚黃墳塋仍發行
上親閱太僕馬揀其良而　賜之命道臣護行先生遂
之漣上旣而聞　慈殿不豫蒼黃入京再上劄乞釋泗
罪　上勉從冬　特命句管耆老府先生又引年乞骸
骨不　許戊午春始遞付西樞先生於是浩然歸田仍
進訣語云數十年來世道大變汚濁成風忠無所勸罪
無所畏人心散亂灾異示警此何景像願　殿下嚴宮
禁抑私枉納忠諫斥邪佞不墜艱大之遺　上命就所

居爲之等室依國朝李文忠元翼故事也越明年夏有
逆變赴　召請寢大索國中罪人旣得辭連宋相時烈
朝議爲窮源之論將按重律先生劄云與謀未著徒以
爲賊所籍而加律王法有所未盡也事遂已先時首相
許積專國政嗜勢者趍焉先生與二三大夫挺然特立
爲士林領袖世有淸論濁論之目積又有悖子堅頗任
之肆其不法人不敢言先生憂國忘家一念殄瘁久矣
至是乃進言論其罪曰當今敎亾政壞無法無紀立黨
相攻誣上行私人之理蓋極亂領議政許積任大責重
權位旣盛締交戚里以爲勢官寺貴近爲窩容伺　上

動靜以爲迎合其庶孽子堅所爲多無狀掌邦法者莫之禁南九萬發之九萬竄堅卒無事門庭如市賄遺相續 殿下得此人欲與之謀國望治難矣疏入 上震怒疑其有慫慂廷臣因而激之前後竄逐朝著一空儒生配去者亦四人先生竢罪田廬至明年庚申夏五月積等敗死黨人者捃摭成罪先生亦被黜凡越二年夏四月甲辰考終于正寢秋權厝于某山至己巳閏月移兆漣西先塋乾坐之原 上先已命復其官位至是命該府庀葬如儀遣承旨 賜祭又 命錄用子孫剞劂遺文二年辛未建祠于麻田郡 賜額號曰眉江書

院依李文純滉例不待諡狀 賜諡文正道德博聞曰
文以正服人曰正癸酉 特命建祠羅州 賜號曰眉
泉書院皆遣官 賜祭越十八年戊子配享于鄭文穆
述檜原書院先生臞形脩眉軒頎卓犖望若神仙即之
謖謖有爽韻要是曠世人也其畎畝也託意山水抱膝
而歌先王之道若將終身及竿旄禮招三辭乃起嘉猷
告 后切切焉堯舜君民之志奸蠹凶國則正色危言
若斷腕而不顧廷臣建議別設體府兵于京師先生歎
曰大權如龍其去處必有雷霆山川木石爲之折拔震
盪此屬曾不知大禍之根於此先生去國而張大開府

許積領之未幾禍作株連殆遍惟一種士類之無盡劉
者淸議爲之力也此其大較也其尋常行誼於斯爲末
略之可也貞敬夫人李氏與國同姓文忠公元翼之孫
先三十年癸巳坳享年五十七祔葬先生塋擧三男二
女男長翶次翽次詡出後尹昇萬鄭岐瀾壻也翶有三
子恂惇愿一女壻李震夏恂縣監有五子溥汲湜潭澂
惇有一子洞翽縣監繼子忭有一女壻鄭佾詡有四子
恬忭愉怡忭出後恬有五子混淯浹滏澄尹昇萬一女
壻李綵鄭岐瀾有四子重履重益重讌重恒一女壻尹
天挺溥有子禎湜有子權潭繼子果洞有子橝忭繼子

淸愉有子澍混有二子杓㮚淸繼子㮚浹有子攀澍有子桓瀅鎏出後今來乞銘者楨之子也銘曰

先生間氣也咀嚼英華飽飫腴眞道將有待曰在吾身悅古則千歲以前近若隔晨憂世則四海之廣同胞共仁際會之盛使者冠蓋相望於浚之郊渭之濱也輔導之至左勳右華非第一等不屑陳也其斥邪也一刀兩端知幾其神其引退也浩然餘裕混迹於山氓野民仙姿古貌正冠垂紳幽獨不媿諭後無磷今之所謂師範古之所謂大臣

[illegible]

先祖文正公八十八歲出處去就與夫言論大致以編
年記其略者有三件一件乃李完城存道所編也一件
乃李叅奉澤所編也一件乃姜咸從樸與吳叅判光運
往復于星湖李公瀷次輯者也嗚呼不肖生晩諸父兄
皆早世家庭之傳亦安得其詳悉乎完城所輯傳在宗
家而戊子春不肖得咸從所編草本于沈正郞楚家又
得叅奉所編于其孫宗和家三編之詳略或有所不同
矣嗚呼先祖遺集以　特命刋行其傳也可以壽矣至
於編年考今去先祖棄子孫九十餘歲尚未得刋出則
使吾先祖立言垂訓牖導後學者及立朝論事之蹟皆

泯而無傳也耶噫往者日遠來者日忘幾何其將不至
泯無傳也不肖以是痛惜以三本參考對證以爲一本
其編較諸完城則差簡參以咸從則頗增耳及其草本
已脫麻鄉僉君子合辭言曰先生年譜之尚未入梓非
吾輩之責乎於是鳩材剞劂而年譜成幸孰大焉然本
集所載諸家墓道字具未詳所著年月故多未記于立
綱中觀者諒之矣劄疏則錄其大槩者十之七八而
敎書　致祭文及　宣額告文附錄于末俾來世得有
考焉歲壬辰夏至日後孫磊敬識

重刊跋

文正公道德文章言行叙述論禮論學進退出處備載記言一部不必考年譜而知然八十八年踐履之篤實造詣之精深編年記事之有紀有綱非年譜則無以詳年譜之刊有以也嗚呼考其始刊之年今爲一百一十有六年春帙之印出不過若而編布在於斯世者亦鮮矣且刊板奉安于嵋江書院正堂土甓之上年久中濕蠹蝕者爲六七板

上之八年辛未　命撤院宇奉板歸達上于今十七年不肖用是懼與二三同志謀重刊而追未遑焉今

年冬麻鄉僉君子議歸一乃於南至節始役越一箇月
告成相斯役者南宮丈逸甫與鄭戚兄守植謀重刊者
權君泰榮是也年譜刊行顛末已悉於宗老三石令舊
刊跋文丁亥十二月小寒節九代孫 憲謹識

眉叟許先生年譜卷之終

詩[illegible][illegible]四